

蕉風

雙月刊

435

BULANAN CHAO FOON MAC/APRIL 1990



九〇年三、四月號

*ISSN 0126/6608 *PP 84/12/89 *M.C.I.(P) 200/1/90

*M\$1.50

集風

435 目錄

编辑顾问：姚拓
白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执行编辑：许友彬
发 行：郭雪芬

编辑部、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o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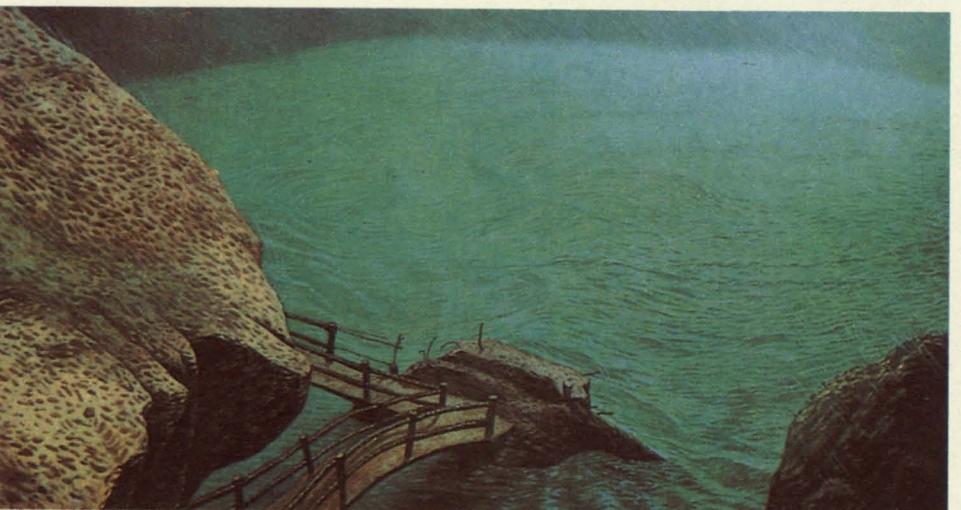
友聯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17A,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Tel: 04-374373.

编辑桌上	编 者	天长地久 · 02
风箏	诸 家	给编者的信 · 03
诗歌赏析	方 昂	李宗舜的琉璃时光 · 04
	姚 拓	瞎扯穿衣 (蛙鸣集) · 05
专栏	黄润岳	神而明之 (乱弹集) · 07
	尔 然	宗教权威 (清凉集) · 09
散文	淡 莹	柏克莱印象 · 11
	淡 莹	把黑夜带回家 · 12
	李忆茗	求解 · 13
	程可欣	换一个版本 · 14
人物	玮 琳	他正年轻，不过七十颇有余 · 17
评述	刘绍铭	作家不可轻易托孤 · 20
	陈鹏翔	悲秋的传统与衍变 · 23
诗	谢 宏	夜读 · 36
	玄 驼	乐灵 / 类似吉卜赛 · 37
	诸 家	小诗八首 · 38
	盛 辉	老店 · 39
	杨锦龙	都城传说 · 39
	庄 魂	燃灰 · 40
	吕育陶	答案 · 40
小说	夏绍华	一座城市的笔记 · 41
	鞠药如	时已晚 · 42



· 期首詩 ·

山谷虛設的一骨碌地墜入，應之以訕笑，一顆驚醒的小石，悠長飄渺之絕響。
暴嘯低迴，英雄定點攀爬了許久才爬到了這個想像的山巔——想當然，迎風危立於天地中，還是梟雄？——俯首，再三低迴……

末路

*王祖安

*封面图为郑傅安作品

《蕉風》的一些「老朋友」，即使身在海外，仍不忘支持《蕉風》，本期的淡瑩、劉紹銘和陳鵬翔即是。我們收到他們的稿件時，心裏頭的溫暖，就是促使我們辦好《蕉風》的原動力。我們謹此向他們致謝。
《蕉風》的專欄文字，向來由黃潤岳及爾然執筆，自上期開始，姚拓加進來，闢「蛙鳴集」一欄。姚拓為《蕉風》編輯顧問，支持《蕉風》最為落力。其「蛙鳴集」並非新欄，七十年代姚拓即在《學生周報》撰寫「蛙鳴集」，《學生周報》的停刊，「蛙鳴」亦止，如今再聞其聲，悅耳如昔。下期《蕉風》，我們還預約了梅淑貞和游枝為我們助陣。
鞠藥如去年以《貓戀》一文，引人注目，本期刊出其《時已晚》，它不比《貓戀》那般晦澀難讀，卻有《貓戀》那股濃厚的鄉土氣息。鞠藥如在文學上的成就，是指日可待的。

《蕉風》改為雙月刊，箇中原因，一言難盡。我們只期望，改為雙月刊後，《蕉風》能天長地久地出版下去。

《蕉風》於一九五五年創刊之際，本為半月刊，三年之後改為月刊，支撐了三十餘年，如今仍不至於停刊，誠屬不幸中之大幸。然而三十餘年來，文學風潮雖然轉變不大，世界人口卻增進一倍。後浪湧起，前浪漸退，《蕉風》如不趕上潮流，難逃被淘汰的噩運。在馬來西亞，年輕一輩學的是簡體字，《蕉風》若堅持用繁體字，能讀《蕉風》的人越來越少，銷售市場日益萎縮，恐怕難延續多少時日。而欲將《蕉風》改為簡體印刷，擁護繁體字的讀者、作者和編者都不甚情願。無可否認，簡體字不比繁體字美觀與準確。退一步想，沿用簡體字的國家，其文學水平不見得因而衰落。保持《蕉風》水準是必要的，銷售《蕉風》也是必要的。我們決定，從本期開始，《蕉風》逐步採用簡體字。

天長地久

*編者

給編者的信（節錄）

那天晤面但匆匆未及詳談，过后与一些文艺界关心《蕉風》的朋友谈起《蕉風》可能会改为双月刊，皆有惋惜之叹。但谈着时，都觉得假如成为事实，那也好，《蕉風》就負起“历史使命”；不必再为迎合读者需要伤脑筋。也即是说，以高水准文艺刊物的姿态出现，对稿件的刊用，宁缺毋滥，必须达到某个水平，才予刊登。（我这样说，也许会造成误会说近年来的《蕉風》水准不够，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繼程 八九·十二·十四

想不到《蕉風》又发生了危机。记得学报要停刊的时候，许多朋友寄望于我，以为我“一言九鼎”；因为我不仅和天平兄是刎颈之交，和马来亚文化事业公司诸公，都是友谊既深且厚的。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有类似的人生经历，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

后来天平兄发表了一篇壮士断腕的宣言。不能两全，尚存硕果。如果蕉风月刊改成双月刊，仍旧有一句成语可用，那就是“王佐断臂”。

一个文化事业机构，独力支持两个刊物，是难能可贵的。倒了一个，还有一个，也是志士多苦心！

卅年不是短暂的。人事沧桑，世情多变。《蕉風》能够维持到今天，仍是值得赞美、应该赞美的。

潤岳 一九九〇·一·六

我们去年五月就离开了新加坡，先后到过中国 加拿大，九月重返母校威斯康辛大学，于两个多月前来到了加里福尼亞州柏克莱的加州大学。

润华利用一年的休假到各大学访问，大半年来研究与创作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计划四月一日赴英伦，预料最迟五月卅日可返抵国门。

淡莹 一九九零年二月六日

感谢贵刊逐期寄赠。《蕉風》每期都很精采，拙兼编《亚洲华文作家杂志》也常转载其中的一些杰出的作品，但未事前徵得同意，擅自选刊，目的只在加强交流，祈望您能见谅。并请惠賜大文支持《亚华》为祷。

林煥彰 一九九〇·二月·九日

風箏

李宗舜的琉璃时光

*方昂

〈琉璃时光〉是第430期《蕉風》的期首诗，配一幅色彩新鲜的画图，图中有狗、牛、鸭、有两个小孩，一个捧着小鸟，一个附着女人身上；主要人物一男一女，背猎枪的男人传递猎获物，女人右手提鱼，左手接猎物，构圖简单，笔触干净。女人裂咀的微笑及大字张开的手脚，给人一种天真拙朴的感觉。

我喜欢配衬得那么好的画和诗。

诗一共五节，每节五句，前四句四言，后一句五言，句式整齐，声调和谐（虽然“空杯的时光”，“永远不相忘”和“逆流的方向”都有勉强凑字数之嫌），我轻声唸如唸天籁，又彷彿扣敲玻璃（还是琉璃？），叮叮玲玲，悦耳动听。读到最后两句“你前我後／补漏和结纲”，心神恍惚，彷彿回了一趟少年的琉璃时光，又折回补漏结纲的今日，惘然有所失，又欣然有所得。

我年未四十，读这诗却舞端兴岁月悠悠之感。时针秒针的滴滴答答最无情亦最有情，无情因它不稍停，有情因它予我们喜怒哀乐，不

歲月悠悠
時針秒針
一長一短
劃過夜空

地球另一端

長夜漫漫
無關痛癢
誰在野外
不斷虛擲

空杯的时光
人海茫茫
相識與否
河水流過
美目相投
永遠不相忘

流水潺潺
倒影你我
你在遠航
我在靠岸
逆流的方向

涼風瑟瑟
拂過帳房
雨傘的家
你前我後
補漏和結網

*李宗舜

管是对谁，地球这一端的我，还是地球另一端的你。

那是段无关痛痒，无关成功立业的时光罢。人不在红尘十里，人在野外，虚掷空杯，杯里盛的不是名与利，是星芒，月光，风声，笑；掷的人有掷不完的青春，只为听空杯落地的铿锵，只为咀嚼野外守夜的寂寞。

然後有人在淌流的河中走了。有意抑或无心，在众多有缘与无缘里，有人，在四目交投中，留下永不相忘的声影。

每一颗敏感的心都曾经历只待成追忆的感情，而流水潺潺，你我竟然错肩而过，流水潺潺，你我竟然抓不牢水中的倒影，你继续远航，我却靠岸。

这就是李宗舜的琉璃时光，也是许许多多有情人午夜梦回的琉璃时光；纯洁，而美丽。时针秒针继续划过夜空，在地球的另一端，你航向哪方了？在地球的这一端，我已筑立家园，在岸边结纲，在我身后的女人啊，为我缝补雨漏的屋子。

平凡，而踏实的日子，是也不是另一种琉璃时光？

瞎扯穿衣

*姚拓

“人是衣裳马是鞍”，人类自古以来，就很注重衣著的华贵与式样。原始人没有衣服的年代，用颜色涂脸或者身披羽毛以壮声威。我不是历史学家，对历代服装也没有去考据过，不过，我敢断言，最懂得穿衣服的人，当属历代的皇帝，越是古代的皇帝越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大家不妨闭目想一想，例如皇帝、大臣、士兵和一群男男女女的老百姓们，都是赤身露体的话，如何能分出谁是皇帝、谁是小民？皇帝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并且说自己是“真命天子”——上天的儿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衣服做得奇形怪状，把自己装饰得如神一般的威严，那么，他统治下的臣民，就会向他投地膜拜了！

也许是自古以来，臣民们都受了皇帝衣著的传染，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大家对衣著还是相当讲究。为什么名牌衣服、鞋子、以及附带的手表、钢笔等等，价钱虽然是令人咋舌，仍然有人去买，这就是明证。

就穿衣服来讲，我常常暗自庆幸我住在马来西亚，老实说，马来西亚的人真是得天独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穿同一件衣服，也没有人去注意你，或者去取

笑你的寒酸。我的衣柜里的衣服，固然也堆了一柜，但那是因为腰围年年加大，不得不另做新衣代替；其实，那些衣裤的款式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没有太大分别；衣服的颜色也只不过三五种而已。所以，我早上起床，随便向柜里一抓，件件上衣与裤子都可相配。有时候，我自嘲说我可列入最不懂衣著的怪人之一，想不到在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比我更不计较衣著的人。在这里，我不好意思宣传他的真姓大名，不过千真万确，他在吉隆坡开了多家工厂，早已列入富豪阶级，可是，他的上衣与裤子，全都只有一种款式和一种颜色。他说：这样他每天早上根本不必为穿什么衣服而费脑筋，当然也节省时间。我和他相比，我只能算是他的徒弟。

若说我从小就不注重穿衣服，或者说是受了家庭教育的感染，那全是瞎扯。有一年过新年正好下大雪，我母亲怕我弄脏新衣，不让我穿新衣，我赌气不肯出大门，被我大十多岁的二哥打了我两巴掌，现在想来仍然很生我二哥的气。又有一次，我刚当上了中学的童子军，唯恐我们村上的人不知道我有件童军衣装，故意穿着那

套黃衣服在村上走來走去，一直穿了六七天，弄得全身都是汗臭氣味，仍然捨不得脫下。我敢賭一百個保證，即使我做了聯合國的秘書長，成為世界名人中的名人，當我有一天我回到我出生的老家，問一问我當年的親友記不記得我曾穿过一套童軍服裝招搖過市，我相信他們一定哈哈大笑，誰也不會知道有这么一件我認為是“了不得”的大事。

記得曾讀過豐子愷先生的一篇短文。他說他為了一只腳趾生瘡，只好穿了一大一小的鞋子上街买东西。每逢他見到熟人就自己先說出鞋子一大一小的理由，請別人不要笑話。其實，別人根本就沒有去注意過他的鞋子是大是小，是黑是白；因為他提起，別人才低下頭來“噢”地一声，作為禮貌上的回答。無獨有偶，前幾個月有一天，我打完太極拳趕着去吉隆坡，居然左腳穿了皮鞋，而右腳仍然穿着白底布面的便鞋，匆匆上車開車而去。我在金河廣場去買了東西，還在那里吃了一頓中飯，別人有無發覺到我穿的怪鞋我不清楚，不過起碼沒有人向我投以奇怪的目光。吃过中饭，我到另一個購物中心去參觀畫展，當我走向自

動電梯時，才發現自己的一雙腳上竟穿着那種不同款式，不同顏色鞋底的鞋子。我想起了豐子愷的故事，也就毫不在乎地進入畫廊。畫廊內几乎有一半人都和我是朋友，一直等到我看完畫展離開，誰也沒有注意到我的鞋子有什么異樣。

如此看來，我們穿漂亮時髦的衣服，其實是穿給自己看的；別人誰肯多花心思去看你的服裝。古人說：“女為悅己者容”，但對我來說，可能也是個例外，有一次我誠心誠意稱贊我太太的一件新衣，誰知她說：“這件衣服，我穿了一年了！”

穿了一年，即使不是天天穿，也穿過很多次了，而我和她天天一同上班，一同下班，居然沒有發覺新衣舊衣，說起來別人還不相信呢！

若說最講究衣著的人們，莫過於香港的香港人，你不信到香港的地下鐵道的車廂中去仔細看一看，幾乎個個男人西裝革履，個個女人花枝招展，每每把人看得眼花繚亂。我記得1957年我由港來馬之前，我的一位做中藥店的亲戚，因為手頭拮据而向我告貸。我其實身無分文，特地商請一位朋友居中擔保，向銀行透支借了一千港幣。誰知他拿到錢，竟用

其中的三百元去做了一套漂亮的西裝。我看到他穿着這樣的西裝為我送行，我差一點氣暈在碼頭上。那時候我剛結婚不久，我唯一的一套西服是專為結婚而訂做的，才只花了一百元而已。信不信由你，這套結婚的舊西裝，我不但帶來馬來西亞，甚至三十年來，几乎每天中午坐在辦公室假寐時，我仍然穿了那件西裝上衣，倒不是為了紀念，也不是節省，而是那件西裝夠厚夠暖也夠結實，三十年居然沒有穿破。倒是三年前我把這件西裝送到洗衣店干洗，想不到這家洗衣店失火，當然那件西裝也變成了池魚。那家洗衣店問我要不要求賠償，我说：

“夠本啦！謝謝你們燒了它，不然我還不知道以後怎麼处置它呢！”

穿衣著褲，能求清潔得體、舒服大方就可以了。故意以衣著炫人，倒像皇帝的禮服——擺架子唬人而已！

神而明之

*黃潤岳

我們對於宇宙人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我曾分析，歸結為六類：一般人是設法看得開，也就是退一步想。這看得開，却又是阿Q式的自我陶醉。其次，有些人多一點人生經驗，有一些學識眼光，便可以看得通。不是退一步想，而是進一步來推究。也許是：哦，原來如此；或者：呀，不過如此。看得通的人，可以說是達人。古人說：達人知命。這命，可以說是命運；深一層說，便是天命。

看得開和看得通，得一可以安心；兼得便可樂天知命。我們華人都有這一種心態，可以說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第三類看法是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以無為中心。用閩南話講就是“莫”。如果我們說：「看沒有」，那就不成話了。因此，我說：看空。最好的例子是：莊子的太太死了，他可鼓盆而歌。他認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內篇：大宗師）

第四類是看化。遁入空門的原動力，還是由於將宇宙人生看化了。所以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可以說是形而上的領悟。

接下來是看透。透是透明和透澈。看透是一種理性的體會，以求得天人合一的情懷。這可以說是聖人的心志。

最後是看得明，涵育了前面五種看法。既看得開，又看得通，可空可化，更可以透。這可以

說是基督徒的看法。其實，這已不是人的看法，而是神的啟示；因為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聖靈內住，上帝與他同在。

看法是客觀的，雖然來自你本來的心意，却是固有的。想法是適應，便是主觀的了。看法和想法是有分別的。看法是體，是一些原則；想法是用，把看法運用到如何面對現實。看法是一個觀點，想法是從這個觀點延伸出去。看法也可以说是既有的成見，想法便是當機立斷的偏見。

看要看得明。想呢，要想得到。

怎樣才能看得明呢？唯一的答案是：神而明之。

記得從前有一間中學的華文老師開會，討論如何教導學生作文。有許多老師提出文章作法，如起承轉合之類。怎知有一位資深的老師突然提出來：什麼文章作法不作法，寫文章就是神而明之，下筆如有神。

其實這就是熟讀唐詩三百首的辦法。所謂神而明之，必須有長時期的孕育。這個神，是心領神會的神；不期然而然，不求得而得。也就是所謂靈感來了。俗語說的：心血來潮。或者是近乎禪宗的頓悟。

抗日戰爭期間，我在重慶讀大學。學費膳宿，全由政府供給，自己負責零用。我的家乡早已淪陷，不能接濟，便靠翻譯或自己寫文章來賺點錢。有一天上西

洋哲学，那原是有兴趣的课。怎知突然我的灵感来了，要写一篇小说，立刻提起笔来就写。文思如喷泉一般涌出来，手写都来不及。这样一直不停的写了几个钟头。写完之后，复看原稿，全在一大叠各式不同的纸上；因为纸都来不及找。管它书的扉页，笔记簿后面……只有有空白，拿未就写。再腾上稿纸，已有几十页了。

最近從加拿大西部度假回來，欠了许多信债要还。在写信的时候，忽然想起要写一首咏冰河的旧诗。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真正是下笔如有神。凡是写文章的人，尤其是诗人，我相信都有这种灵感突来的经验。

灵感從何而来？

照字面来讲：灵感就是心灵的感触。华文的妙处就是能将单字组合成词。要将“心灵”一词加以解释可就不容易了。但是我们提到心灵两字，大家都有一种会心的了解。所谓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也可以说是心领神会。（由此可见人的字彙是多么贫乏。）

我们可以说：灵感来自我心。当然不会凭空而来，一定有储备，等如电脑的输入。心有肉体的心脏。通常讲心，多是指思想考虑，也可以指感情方面的。例如：那对爱人在谈心。心可以说是发动我们心思意念爱恨的机关。

灵又是什么？书经秦誓曰：唯人万物之灵。可见灵是人所专有的。照圣经的解释，人的灵是上帝所赐的生命的气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父阿，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路加福音廿四章四六节）。俗语说：“灵魂出窍”，便是指死亡。

灵既是与生俱来，所以每一个人的灵都是相似的。有人将灵分析，至少包涵三种特质，那就是直觉、良心和神的渴求。（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仍有“人穷则呼天”的时候。）

现在我们就可以解释灵感是什么了。那就是感受到的某一种直觉是未曾受感受到的。文化艺术的创作，全靠灵感。

林肯总统在彼茨堡发表一篇短简的讲演，因为事前没有好好准备。怎知灵感来了，竟提出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则。后来孫中山先生推演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灵感之来，不受我们的控制。所谓神而明之，是无法捉摸的。

人的灵既是上帝所赐的生命的气息。圣经说：上帝是灵。人有灵便可与上帝相联。從这方面来看“神而明之”，便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也是真正要了解宇宙人生的唯一途径。

宗教权威

* 尔然

任何一种文化型态，如学术、艺术、哲学或宗教等，若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或已成为一专门的学问，必会有其权威。此权威代表此学问领域中最高的真理，或判断高低，对错的水准。因此，对于在此领域中学习或追求者而言。它是不可改变的，绝对的，如果是宗教则将成为一种服從而不可违背的教诫，或追求的最高理想。

可是这种绝对服膺的态度，却常被领域以外的人以不明白其所以，或无法接受此态度，或反对乃至挑衅的作法去处理。由于对于权威的服膺，除了理性的成分，往往感情的成分也很重，尤其是宗教而言。因此局外人若以前述的方式处理，对于那些强调信心，重感性的宗教而言，可能就会导致斗争，甚至战争的发生。

就整体的情况而言，一种学问，或文化发展而至于权威的出现，标志着其高度的发展，这是可取的。但过分的信赖权威，或无条件的服从，就会造成此学问或文化的僵化。

因此，对于一个发扬文化者而言，对于权威如何适当的取捨，是最困难的事。而实际上，也没有一种绝对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恰到好处的处理。因为这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所需的条件也太多。

也许有时候我们认为应如此去处理的。可是那已包含了我们本身的主观，甚至我们所服膺的某些权威，而此正好与彼是相反的，那我们自己的角度只能适合我们自己，却未必全能符合对方的要求。因此当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某方面作出批评时，也切勿以权威的口气去否定；否

则对方也可以以其权威来否定我们。现代有许多受了一些科学训练的人，或知道了一些民主概念者，经常都喜以此态度来否定宗教或其他政治制度。殊不知对方也可作出类似的反驳，也不知说不一定他们所否定的，在实际的人民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或对社会的安定有更有效的功用；而他们所依的权威，刚好是社会动乱，纠纷的原因。

毕竟在人类的智慧程度，还没有一种绝对的权威，可以成为全人类及一切文化的最高真理。因此世间上有许多权威，这都只是在本身的领域中有此地位，在他处未必如此。

这种情况，佛陀看得很清楚，因此在他为羯腊摩人所说的羯腊摩经中，就有如此的分析：

“事理有疑，则当疑之。人云至善，或云至恶，毋得轻信；更勿以为，诚若非真，当无断言，以此自解，误为真理，纵属传统，代代沿袭，多方流行，亦难凭信。”

“任何传说，不可轻信，众口铄金，非足徵实。”

“书籍文稿，著述校注，谓出先贤，投诚服膺，奇思异说，引人幻想，疑作神怪，天机策划，毋为轻信，毋受眩惑。”

“凡百事务，勿从臆度；事逢偶然，未知演变，执始为终，擅作论断。一事未决，妄谈二三，比论类推。因应万千，见器范水，信世有垣，树影婆娑、弥楼山在，市舍人构，众生神造——诸如此类，俱不足信。”

“毋持偏见，自傲风习，衣服妆饰，语言文物，俱成国粹，远胜他国。”

“毋凭直觉，遽信其人……”

“勿因师长权威，已所尊崇，所信所行，定必正确，我亦信之，我自行之……当自思量，此是恶事，必受业报，智者不齿，信之无益，且贻后患，尔等明此，应即摒除。”

佛陀在此经中对于传统，传说偏见，权威等采取了

强烈的怀疑态度，但不意味着佛陀否定这一切。而是要人们不要轻信，却要经过思量、观察、分析、比较，才作出应有的判断。

什至对于佛说的，也应如此：“本此一理，今我宣说，勿即信受，尔等有闻，须自识别，知有不善，应即捨弃。”

古往今来，作为一个宗教教师，什至教主，敢提出如此论调者，佛陀是少数者之一。而有一些人则动辄以自己为真理，自己为道路，而漠视或贬低了人类智慧的思考能力，必须信从自己才行。这是何等不同的态度。

当然佛陀如此提出要人们接受一种事物或学问时，应经过自己本身的智慧判断的方法，并不是说每个人只凭着个人的看法，就一定能获得正确的思想，因为就人类共同生活在此世间，也必会有普遍的道德标准的，如贪、瞋、痴等等心理与行为，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形成纠纷与斗争，自然是不好的，故应摒除。不贪、不瞋、不痴、不杀、不盗、不妄等等行为，对社会的安宁，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其作用，就是属于善法，应实行之。

佛陀的意思很明显的就是每个人的智慧与思考都应受到尊重。纵使是真理，也

容许各人凭自己的智慧而作适当的思考，才去判断、接受。而人本身也应尊重自己的智慧与思考，对于所见所闻所知，在未经过思考时不轻易地就信受了。

这种尊重人的智慧与思考的方法，才能使人类进步。

佛教成为如此庞大的宗教体系，其思想如此分枝分派，其型态如此多姿多采，其内涵如此伸缩活泼，其精神如此广大积极，其教理如此经得起批评、诽谤、怀疑，而仍然以如此宽大的含量去包容。其生命力如此坚强，皆在于其能够应用这种怀疑的方法，尊重思考与智慧的态度。

因为佛陀本身就是如此去观察、分析，思量一切生命与事物的存在现象，从此深邃的观察与思考，才觉悟宇宙运作的实际情况，生命存在与延续的实相，因此而解脱了一切人为与环境造成的桎梏，也超脱了一切权威的束缚，而获得真正的，澈底的自在、无碍的境界。

本文亦不具有什么权威，而是通过佛陀的经验，佛经的指导，自己的思考，提出的一些意见，只希望对那些喜欢思考、观察，敢以提出怀疑者，有一些的帮助，那就有意义了。

柏克莱印象

很早就听说过柏克莱是个卧虎藏龙之所。到达湾区不久，“世界华文女作家联谊会”为了欢迎润华和我，特地在陈若曦家举行聚餐晚会。当晚出席者除了慕名已久的女作家女诗人外，还有名编辑、名记者、歌唱家等二十多人，均是一时佼佼者。后来在其他场合又认识了好些颇负盛名的评论家、教授、学者，我暗忖，尚无缘结识的龙虎不知还有多少呢？

我天天都盼望多遇到一些龙虎，好让愚骏不化的自己在他们的熏陶下，沾上一份灵气，这才不辜负到人间来走一遭。然而龙虎向来喜欢深藏不露，或在渊，或在天，没人引见，哪儿容易遇上？这一个多月来，我们闲逛乱闯，倒碰见了不少虫蛇。

这些虫蛇，说不定有一天也会修成正果，升为龙虎，但亦可能命中注定要在泥泞的地上匍匐爬行一辈子！

柏克莱长了两个极碍眼的疥疮，一个在市中心的地铁广场 (BART Plaza)，一个在加州大学外面电报街旁边

的人民公园 (People's Park)。从一九六〇年起，柏克莱的商业中心开始设落，市面上越来越萧条，来购物的人寥寥无几，百分之十八的办公楼是空的。商人抱怨道：“这里到处都是开口向人要钱的乞丐，街上既脏又乱，停车位又不够，谁愿意来买东西？”地铁广场已成为流浪汉、乞丐、酗酒者的栖身之所，因为没有活动厕所的设备，他们都在路旁方便，把地方弄得奇臭无比。

尽管市中心的商业走下坡，大学外面的电报街却是另一番景象。两边的行人道上摆满了卖衣服、首饰，小玩意、艺术品的摊子。衣服是那种色彩鲜艳，图案别具一格，松松垮垮的样子，我想穿起来一定很潇洒豪放。首饰有戒指、手镯、大耳环，长短项链，多数是银铸的，也有麻绳编织成的，坠子的款式更是经过一番巧思设计，我相信佩戴这类首饰性格也会变得特别不羁起来。每次到了电报街我总是眼花缭乱，恨不得有一百双眼睛

* 淡莹

，慢慢浏览摊子上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沿着电报街一直走，很快便可看见人民公园。友人曾再三叮咛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千万别上那儿。究竟好奇心重，我们还是去了。原来此园是无家可归者的家园，这些人以天为瓦，以地为席，长期露宿在草坪上。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放在从超级市场顺手牵来的手推车上，无非是数件旧毛衣，一两双破鞋，以及最重要的睡袋或毡子，其中一辆手推车上居然还躺着一个伸腿张手的漂亮布娃娃，车旁则倚靠着装满空汽水罐、啤酒罐的黑色塑胶袋。公园一隅有间教会搭建的简陋小木屋，叫人民咖啡 (People's Cafe)，专为这些人提供免费热咖啡。湾区的气候虽比其他地方暖和，可是区区一杯咖啡又怎能驱走天地间的寒气呢？当我们打他们跟前走过，他们友善地对我颔首微笑时，我心中却有说不出的恻然！

把黑夜带回家

*淡莹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人类对黑夜即抱着一种莫名的畏惧心理。许多有关恐怖的传说都是在夜幕降临后才发生的：《聊斋》里一介儒雅的书生正为着功名而寒窗夜读，忽见一绝色丽姝盈盈移步进来，云雨缠绵一番，鸡鸣时仓皇离去，夜夜如此，不久就弄得形销骨立，呜呼归天，原来佳人乃厉鬼之化身；西方的吸血僵尸总在朦朦胧月升起之际，向其怀中的爱侣献上美丽之吻，当温润的咀唇骤然变成锐利的獠牙，死亡真是既浪漫又恐怖。但这些毕竟是传说，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绝对不会构成生命的威胁，充其量只能拍成电影，吓唬胆小却又喜欢刺激的观众。

二十世纪末的黑夜，尤其是踞居世界领导地位之美国的黑夜，才真正是处处危机、陷阱重重。我们去年九月踏上美国的领土，先后到过东部、中部和现在居住的西部，不管在哪里，从不同的朋友口中常常会吐出相同的一句话：[晚上没事最好

别出去，这儿治安不好。」开始的时候，我们尚不以为然，晚饭后仍照新加坡的生活习惯，出去散步蹣跚蹣跚。后来阅报、看电视，发现美国各地的犯罪率远比廿几年前唸书时高。偶而朋友请吃饭，在座者绘声绘色提起某某遭人袭击，身上财物被掠一空，某某一家五口在客厅看电视，被三个持械的匪徒闯进来，大事洗劫，某女生被辣手摧花，弃尸于灌木丛中。这些可怕的案件就发生在咫尺周围地区，听着听着，阵阵寒意不禁从脊梁上升。原来朋友的劝告都是有根据的，于是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暂时收起这份饭后散步的闲情逸致。

我们因为是短期作客，在柏克莱不易租到房子，友人替我们在屋邨找到一间不必签约，一个月前给通知即可搬迁的公寓。此公寓距地铁站三条街，十二分钟可到柏克莱，去中国城走路也只不过十分钟，堪称方便之极。

最难得的是附近有美丽湖(Lake Merritt)，我们如鱼得

水，常去跑步。屋邨白天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城市，百老汇街、中国城一带热闹得不得了，可是一入夜，就成了吸毒的、贩毒的、抢劫的渊薮。

我们出去经常提醒自己注意时间，只要头顶上的阳光还未消逝，便可放心继续作逍遥游。有一次去渔人码头玩，玩得兴起，忘了时间，待暮色四起，才匆匆赶去搭地铁。出了车站，虽然还不到七点，夜色早已笼罩着整个城市，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三步并两步奔向爱丽丝街，仿佛身后不知有多少魍魎魅追踪着我们。

灰姑娘仙德丽拉赴王子的舞会尚且可以在午夜十二点以前回家，可怜我们在天黑前就得赶回陋居，偏偏冬天昼短夜长，不到五点钟，暮霭已逼近眉睫，岂不是连灰姑娘都不如了吗？

求解

*李忆若

世上有许多东西看似名不正言不顺。其实都是有典有故的，并不是无缘无故。但是，你知道，这个人世间大部份的人都是不求什解的，更莫说引经据典了。麻烦啊，所以便不想去明辨是非，连带青红皂白不分了。

我有一个青花景德镇盖杯，天天用来泡茶。写稿的时候便摆在书桌的一角。偶尔寻思，眼光总会落在它的身上。看得多了，对那杯子上的花纹图案非常的了如指掌。对瓷器，尤其是中国瓷，我略知一二，其实这所谓的“知”并不是研究心得，而只是知名称。知道什么叫三彩，什么叫粉彩，什么叫青花。啊青花，这便是现成的“名不正言不顺”的例子了。为什么是青花呢？它明明的颜色是深蓝色的呀。我每见这指蓝为青，便忍不住

要寻思再三。却没有以实际的行动去搞清楚有关“色”的学问。其实，青是五色之一，是较蓝色深。叫青花并没有名不正言不顺。不顺的其实是我自己，我只以眼为凭，这凭就是所谓的常理。青不就是草的颜色吗？青青草啊，谁不是这么说的？还有青菜，青就是青罗，和蓝有什么关系？由此可见，不求什解是很误事的。

我现在用着的一套餐具，是米通青花瓷，景德镇的产品。图案是龙戏珠。后来因有破损，便去买散的来配。一时不慎，买回来后才发现是兰花而不是龙。这一配是错配了。错得心有不甘，以后一见这米通青花餐具，便详加辨认，发现市面上的確是有两个“版本”，一是龙一兰花。而卖的人总是鱼目混珠的把它们混在一起，

偶一不慎便配错了。

为什么，总有原因的，只是我不知道——这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疑团。

后来有一天，终于洞悉了这其中之奥妙，是一个瓷庄老板告诉我们，(看刘以鬯先生的〈陶瓷〉也是这么说的)原来这景德镇米通餐具，在文革前原本是龙戏珠。文革时因“龙”的封建意识太浓，故便不予制造，而以兰花取代。文革之后恢复制造，于是市面上便有龙又有花了。倒是现在已不能分辨得出是谁先谁后了。不由心想：我目前用着的这一套参杂不齐的，很有可能是文革前的「古物」呢。

看，什么都是有原因。生活上自是充满种种大大小小的疑团。做人又怎能老是什么都不求什解呢？

換一個版本

突然很想寫些東西，用久違的感性，寫日子中的平凡、或驚艷。多麼不願用那樣陳俗的比喻：日子平淡得像白開水。但我發現日子真的像白開水啊，淡中有一絲甜，要很用心的細嚐，才能感覺出來。

2

這一天我看見一位故友的名字，同時出現在兩份刊物。「他的生活真多姿多采啊！」我想。連帶着想起聖誕的狂歡舞會，氣球、彩帶、聖誕樹上一閃一閃的小燈、喧耳的音樂和笑聲；那是熱鬧的頂峯，但總有曲終人散的時候。到時他又走向怎樣的世界？是婚姻的平凡與落實，還是獨身的不羈與孤單？面對他的意氣風發，總隱隱覺得背後有一段滄桑。或許是我杞人憂天，也可能是第六感在告訴我一些甚麼

。真擔心眩麗生命後那隻魔鬼，一下子把他吞噬。

3

很久不會在書上畫線了，因為很久沒有遇見美麗的文句，也很久沒有感動過。

日復一日地讀新聞、讀副刊、讀資料、讀路上貼着的廣告和標語；方塊字變成傳達訊息的工具。像郵差派信，例行公事地把消息送出去，從不讓人感覺美麗欣喜。

可是當我讀着張曉風的《從你美麗的流域》，竟不由自主地拿起筆，在書上畫了一行又一行的直線。紙上的方塊字卸下郵差的任務，扮演起取悅人心的天使角色。且看他如何寫杜鵑：「每次站在杜鵑花前，心中亦慘亦烈，想起泣血的故事，但覺滿滿一叢樹上都是生生死死的牽絆。」張曉風讓方塊字穿上漂亮的衣裳，展現真與美。而我，握着筆在新買的書上，一行又一行，畫下

真與美。多像久別的朋友重逢啊！

想起十六歲第一次讀《地毯的那一端》，也是這種驚艷的感覺。第一次發現文字可以濃艷，亦可以清麗；而我依着一貫的性格——上圖工節時總輕輕淡淡地掃幾筆，選擇了後者。也許文學生命的取向，就在那時決定，只是自己懵懵懂懂，一點也不知覺。

4

我看見一個女孩在圖書館偷吃零食，於是又想起過去。過去啊，我們也會年輕恣意。如今說起，倒覺自己老了。真的老了許多，突然不喜歡用長髮飄着長裙招搖過市的女子，每次見了就跟身邊的人說：「她一定以為自己很漂亮。」也許有點刻薄，但心境就是如此。寧願看一個小女孩捧着新買的大玩具，對着擠滿人的電梯跟媽媽說：「怎麼辦？不能進。」

年歲的增長總讓人心裏一片剔透，在購物中心被促銷員拉住：「小姐，買上十元就可以抽獎，頭獎是一架錄音機，第二獎……，很值得的。」但我知道最後抽中的必然是最小那份——一塊香皂。所以總搖搖頭，逃兵般掙扎跑出那商業戰場。若是從前啊，我知道，我又買了值十元以上的無謂東西。

是不是真的老了？一眼就看穿「家鄉鷄餐廳」中坐着的小女生，面對鄰校的男生，有點興奮矯情，卻又拼命抑制。說話時總忍不住想笑，偶爾遞一個白眼，嬌嗔兩句；完全是不足歲的初戀版本啊！

也許真的老了，深情不是玫瑰小卡，青春不是牛仔褲夾克，美麗不是長髮長裙；我心中的定義，全都改版了。

5

忙了一天回家，收到一

封道喜的信，說我某篇參賽作品得獎了，要我寫個人資料，還有感想。就為了「感想」那欄，足足折騰了一個晚上。心中直問：「有甚麼感想呢？」另一個聲音回答：「沒有甚麼感想。」這邊又追問：「要怎樣寫？」那邊回答：「不知道。」彷彿是左心室和右心室對話，整個晚上一問一答，害得我書讀不下，欠人的稿也寫不出。後來索性加入對話：「寫『很平淡』好不好？」

「不好，似乎太清高了。」

「人家的確如此嘛。」

「是如此也不好寫，寫些積極的。」

「唔……『再接再勵』？」

「太俗了。」

……

就那樣磨蹭了幾個小時，終於想出一句左右心室和我都滿意的感想，由我填入欄中。填妥後大家都喊累了，關燈睡覺。

6

至於真正的得獎感想，對不起，我真的沒有。最近一直有文學創作比賽揭曉成績見報，得獎的人當然高興；落選的人也不太失望，總有一句話：「我的東西不合評判的口味。」經過大大小小的比賽，「得獎與否取決於評判的口味」這一說法，似乎已成事實。所以到最後，落選的固然不必失望，得獎的也別太高興，免得手舞足蹈之後被人竊笑。而最後最後，無論甚麼獎項，都失去了被認同的價值。

這麼一個情況是否健康？要如何改善？我想有心的作家或文學團體也許該坐下來想一想。不然參賽的意義就與買彩票一樣，只爲了贏取越來越豐厚的獎金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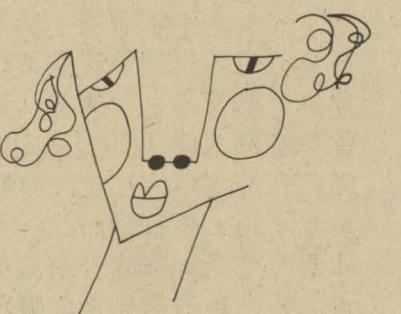
所以啊，請別問我有何感想。

7

那天在校園等巴士，清

8

年少與年長的心情，有些改變了，有些仍一樣，就像一本換了版的書，刪一些留一些增加一些；其實來來去去，都是歲月的痕跡。



圖：張遠遠

* 瑋琳

不過七十頗有餘 他正年輕，

側寫郝毅民

他的朋友都說他年輕，聽了很多，都是別人的感覺。郝毅民先生給我的直感是：一個慈祥而充滿溫情的人。我是在一行社的一次聚會中見到這位鶴髮童顏的老人。

他，從抗日戰爭的烽火中走出來，又匆匆隨軍到台灣，最後定居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他，從事的是心理醫生的職業，卻在晚年重新拾筆，加入文學創作的行列；他，年過七旬，卻和一大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打成一片……在他身上，該有怎樣一個坎坷而又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故事？

戰火紛飛的抗戰時期。

四川，成都，華西壩——華西大學所在地。

日寇的鐵蹄，使中國許多高等學府在戰時搬遷到四川。小小的華西壩，匯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的教授和學生，容納了七所大學。文、理、醫科各學院的課在這裏都能去上，許多好學的學生受益匪淺。不少名教授講課，學生從門口坐到窗台上，可以在地板上坐上二、三個鐘頭聽講。

當時，年輕、好學的郝毅民先生，是醫學院學生，但他對錢穆先生主講的中國通史着了迷。他上了一年的課，一課也沒有拉下。有一回，錢先生說：上次考試結果，有一個學生的成績非常好，可是他的名字不在我的名冊上。這個學生，就是旁聽的郝毅民。

從文學院的莊子，到醫院的弗羅依德，郝毅民浸淫在知識的海洋中，像一塊永吸不飽的海綿。他開始創作，開始寫散文，寫科學小品，在香港未落入日寇手中之前，他在那兒的刊物上發表了一些作品。

郝毅民的新書

杜鵑花開着

杜鵑花開着



蕉風文

訂價：馬幣六元
頁數：三百頁
郵購請寄：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郝毅民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醫生。父輩從醫的家傳，加上許多因素，使他沒能如魯迅、契訶夫一樣棄醫走向文壇，但他一直沒忘記進行創作實踐。

《泥娃娃迷失了》，是郝毅民先生用心理分析手法寫下的一部與精神疾病有關的小說。書中描寫一位少女怎樣迷失在東西方文化和現實與幻想之間。郝毅民先生在這部書中告訴人們去關心、愛護和理解青少年，字裏行間充滿了純真的情，深厚的愛。

作為一個心理醫生，郝毅民先生對弗羅依德那兒學來了許多東西，心理學和文學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吸引着郝毅民在退休之後，投入全部的身心於文學創作之中。他思考着現代詩的形象問題、內涵問題。他認為詩是生活，從詩經到現在，哀愁、無奈和纏綿在詩中太多了，而在現代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詩是否也需要科學知識？郝毅民試着把科學，把現代的意象和感受，帶入他的詩中。

功夫不負有心人，從郝毅民先生的創作中，人們可以看到他的進步。他的作品中鮮有老年人的回憶，而更多的是時代的感受，他的氣質，蘊含着一種創造性的東西。

郝毅民先生的可貴和可愛，在於他有一顆年輕的心。他對年輕人的熱誠，對年輕人的希望，也同樣放在自己身上。

他有一幫年輕的朋友——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這群經歷過文革洗禮，生活

經歷與他完全不同的年輕人，給老人帶來了新的衝擊和更多的思考。

郝毅民先生積極參與了紐約一行社的成立和活動，與詩社中許多年輕詩人成爲忘年之交。他很謙虛，也很好學。有一次，郝先生向年輕詩人嚴力請教對他的一篇作品的看法。嚴力坦率地告訴他：這篇東西的題目不好，給人一種停止的感覺，若題目宏觀化，給人的感覺就不一樣。郝先生聽了很高興，認爲十分有道理。講到這事，他說了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幅很美麗的玻璃畫，有一天被打碎了。許多人圍着碎片痛哭，一位化學工程師說：把它送進爐子再造一個。另一位原子能專家，撿了最小的一片，說要對之做原子物理研究，重造一片更好的。郝先生感慨地說：「嚴力就猶如文學界的原子能專家，要從碎片中再造一片新的。」他對年輕人的欣賞是由衷的，並且總是給予極大的鼓勵。

郝毅民先生認爲：老一代人對年輕人做了不少壞事，到最後還認爲對年輕人做了很多好事。他讓他的子女對他的缺點進行批評。他認爲孩子一定是有新的感受才有看法，而作爲長者的他，應該接受來自年輕人的不同的看法。他給小孫女講解中國詩歌，孩子們不理解詩中用水來象徵離別、悲哀的概念，對於這些在美國生長的孩子，水是很快樂的，他們去游泳、划船、溜冰，都是快樂的活動，自然無法理解中國古人的象徵。由此，郝毅民從孩子們的角度，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折射。

在美行醫幾十年，郝先生從未忘爲同胞服務，他退休三年多了，現在仍然每星

期二次從皇后區坐近二小時地鐵，到唐人街爲僑胞解決心理疾病的問題。一星期幾小時的出診時間雖不長，但這位年過七十老人的一片熱心，卻讓周圍的人感動。郝毅民先生曾去中國大陸講學，爲同僚們講解弗羅依德理論。他在北京「三易住處」，被傳爲美談。原來他知道醫院經濟狀況後，從高級賓館搬到研究中心，最後又乾脆搬到醫院的老人病房，和神經病人一起住在那個小天地裏。這樣的一片赤子之心，只有如郝先生一樣熱愛生活，熱愛人生的人，才能奉獻得出。

郝毅民先生的《它來了》這首詩中有這樣的幾句：

我
背滿朝陽 踏着
百年輾深的車轍
走出古老的堡關

這是這位年過七十頗年輕的老人的足跡和心態，他在他的《這是我的世界》中向太陽發出了挑戰：

火熱的太陽
你看見了吧
這一切式樣的衝激
嚇阻了你
退回去吧 跳你的圓圈舞
明年忍不住孤寂時
不妨再作一試
只記着
這個世界是我的

作家不可輕易托孤

張賢亮長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譯本於一九八六年在美國出版。出版社是極具規模與歷史的Norton公司。譯者艾法里(Martlia Avery)女士，據封套內頁的介紹，一九七〇年間開始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化，經常因公到大陸旅行，是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的MBA，現居香港。

葛浩文教授剛為《今日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Today)寫了短評，寄了影印本給我，得先觀為快。葛氏認為艾女士譯筆大致過得去，雖然文字平平，對原文誤解之處也不少。最令人吃驚的是：把複姓司馬的大史家誤作司先生。

讀者如手上有《男人》原文，不妨翻到第三部第三章去，內有大青馬跟自述者的對話：

「我想，大概不會受到甚麼影響的吧！」我遲遲疑疑地說：「譬如司馬遷，他被處了宮刑以後，還能創作出那部偉大的《史記》……。」

艾法里在七十年代學中文，那時中國人名的音譯，還流行Wade-Giles。如果她除了語文外，還旁及文史的經典，則她應該看過或最少聽說過頂頂大名的華茲生(Burton Watson)翻譯過《史記》，英文題目就突出了太史公的名字：Ssu-ma Chien。用今天的拼音，那應該是：Sima Qian。

可是在艾法里譯文出現的司馬遷，卻是Si Maqian。

我們當然明白中國的複姓很磨人。不但外國人會一時糊塗，今天年輕一輩的中國人，恐怕沒幾個曉得比較冷門的如公孫、屠岸、和屬於鮮卑族的宇文，是曾經一度流行過的複姓了。

但司馬和歐陽這種複姓，一直流行不衰。唸過幾年古文的外國學生，不識司馬

光情有可原，不知司馬遷其人其事，只怪老師沒有教好吧。

別人看了葛浩文的短介不知作何感想，我看了，心裏涼了半截，對《男人》的英譯早已失了信心。只要態度慎重些，像這一類的過失完全可以避免。連這種常識都可以出錯，稍微複雜一些的段落，怎敢想像？

果然，在譯文的第一頁就出現了沙石。原文：「兩個月前，我從大組被抽調出來，去管水稻田。」

譯文：I was supervising hard labour in the rice fields after being transferred two months earlier from a place called Dazu.

「大組」指的是甚麼：在同一段落互相發明。敘事者下一句就說：「在勞改隊裏，我是大組長，調到田管組，我仍然是田管組組長。」同樣是組長，單位可小多了，只管十二個人。

艾法里把「大組」譯為a place called Dazu，可見她誤作地名看待。

上引的錯失出於誤解。在同一段落中，我還找到一知半解的例子。

原文：「……你婊子兒要能把那十二個傢伙管好，出去就能當管千幾八百人的廠長了。」

譯文：You whore, if you can handle those twelve, you can run a factory of eighteen hundred when you get out

「婊子」跟「婊子兒」不但有性別之不同，且有「代溝」。

罵人的是王隊長，男性。被罵的敘事者，也是男性。

You whore是「你這婊子」，男人罵男人，不會這麼說吧？該作「婊子養」的(sonofabitch)。

諸如此類的誤解與一知半解不勝枚舉，再舉一則，應可收觸類旁通之效了。

讀過《男人》的讀者大概記得，敘事者談話的對象，「上窮碧落下黃泉」，除了跟牲畜交換意見，跟他聊過天的古人，就有馬克思和莊子這些來頭不小的人物。

第三部第六章我們就聽到他對《水滸傳》的宋江說：「宋大哥」，我叫道：「可是，時代不同了，你放了閻婆惜，可以逍遙法外，而我呢？現在沒有一個水泊梁山……。」

「水泊梁山」在這裏泛指由《水滸傳》衍生出來的烏托邦世界，也就是「逍遙法外」之所。可是艾法里不明就裏，硬生生的譯為：Shui Po Liang Mountain，使不諳此典故的讀者以為真有此山，名叫水泊梁。

像我這類通常要用英譯本講授中國文學的人，看到艾法里花了這麼大的心血介紹中國作家給西方讀者，應該處處與人為善才對。的確，在下筆前我考慮了很久，最後決定還是面對現實的好。

近年我們對中國作家在諾貝爾的文學榜上一直落空，引為憾事。現代文學的作家中，作品是否有夠得上諾貝爾水準的，是另一回事。但即使這麼一個大師存在，沒有一流的翻譯去給此獎的各委員評核，也會孤芳自賞一輩子。

印度的泰戈爾，作品原來就是英文。日本的川端康成，若沒有像Edward Seidensticker這麼一個高手替他移花接木，他的感性再東方，也不會得委員會諸公青睞。這個大關鍵，我自己說過多次，不想重覆。

我想再提出的一點是：我們目前需要的，不是為翻譯而翻譯。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當年川端康成的翻譯權不是落在日本文學家、英文造神入化的Seidensticker手裏，恐怕也登不了龍門。

憑翻譯去認識作品，讀兩個不同的譯本，說不定就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印象。

好壞確是天淵之別。如果曹雪芹在世，拿霍克思和閔福德二氏以前的《紅樓夢》節譯本去「應徵」諾貝爾文學獎，也無濟於事。

一九八五年以來，大陸小說家輩出。如果不是不幸發生六四屠城事件，讓莫言、韓少功、劉恒等年輕一代作家在半自由的空間發展下去，前途無可限量。常與美國的行家談到，若要西方讀者對現代中國文學另眼相看，必定要取得突破。也就是說，要找兩三本有份量的作品，配合有份量的翻譯，務求「一炮打紅」。

一兩本「等量齊觀」的作品與翻譯在西方的市場做成聲勢，將會帶動整個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興趣。

就我所讀過的近年大陸小說而言，莫言的集志怪、傳奇、演義與魔幻大成的《紅高粱家族》可作開路先鋒。

可是此說部的翻譯若落在等閒輩手上，那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壞的翻譯不但可以「謀殺作家」而且還會斷送一國文學「外銷」的前途，不可不慎。

除《男人》外，我手頭還有兩本一九八五年後大陸小說的英譯本。一是殘雪的 *Dialogues in Paradise* (天堂裏的對話)，西北大學出版，譯者為 Ronald R. Janssen 和 Jian Zhang 二人。

另一本是 Jeanne Tai 翻譯的 *Spring Bamboo* (春筍)，由 Random House 出版，內收鄭萬隆、韓少功、王安憶、史鐵生和莫言等人的短篇。

這兩集子翻譯的資素如何，因尚未詳細對照，不擬置喙。可是看譯者的身份，可以猜想到這兩個翻譯計畫都是適逢其會而來的。

Janssen 是 Hofstra 大學當代文學教授，年前曾在上海華東師範學院客座一年，經

朋友的推介讀了一些殘雪作品組成的翻譯，迷上了。最後還得人介紹認識了《天堂裏的對話》的作者。

Jeanne Tai 是香港出生，美國受教育，現在紐約執業的律師。一九八五年因業務關係曾到大陸待了一年多，對「新時代」的大陸小說發生興趣。

這就是上面兩本集子的「翻譯緣起」。好吧，我們到了直言無諱的時候了。

台灣作家中，英語能說能寫的，多不勝數。設若有人問李永平，「我的母語是英文，看中文沒有問題，我要翻譯你的《海東青》，你授權給我吧！」

我猜李永平不會傻呼呼就因為「迷信」他的母語是英語就把《海東青》雙手奉送。他說不定不客氣的先要他拿以前的翻譯來看看，再作道理。

大陸作家中，除高行健法文靈光外，還有甚麼人精通英、法、德這種「主流外語」，不得而知。殘雪、韓少功即使稍通英語，程度也不見得夠鑒辨翻譯的高下。

這假定如果成立，我相信他們對「授權翻譯」的要求，一定有求必應。

英語是母語、「中文看書沒問題」的人是否就有資格從事翻譯？

這不必找回答，讀者中的「雙語人」多的是。中文是你的母語，英文你天天對付着，你自問夠資格翻譯，隨便舉個名字吧，Graham Greene？

自認英語是母語的人不一定會寫好的英文。中文當母語的，亦復如是。

上面說過，Ronald R. Janssen 和 Jeanne Tai 二家翻譯如何，因未過目，不敢置評。但願吾國作家深慶得人。

作家自己的作品交人翻譯，如果自惜羽毛，猶如托孤。因此得千萬小心，別所託非人。此乃作家之幸，中國現代文學之幸。

*陳鵬翔

悲秋的傳統與衍變

在這篇論文裏，我們要挑選三幾篇有關秋天的詩，俾以探究悲秋如何逐漸形成一個特殊的文學傳統，以及悲秋的主題如何在宇宙的悲哀、社會和政治嘲這幾個層次上展露出來。在探索之中，我們會發覺，中國詩人在面對淒涼和肅殺的秋天時，會比英國詩人更加傷感和感情熾烈。我們也會發覺，所謂的套語式（也同時表示題旨的）詞彙和片語最常在這一類詩中出現。

在中國古典詩中，一如在英國古典詩中，秋天往往跟悲傷或者憂鬱糾結在一起，可是在處理悲哀或憂鬱這個題旨時則未必牽扯到秋天。例如，漢樂府中的〈悲歌〉（郭茂倩，卷五十七，一後至二前）、張衡的〈四愁詩〉（丁福保，冊一，卷二，十前至十後）和曹植的〈九愁賦〉（歐陽詢等，卷三十五，頁 620–621）悲則悲矣，唯都跟秋天無關。但是，我們也得承認，中國古典詩中，像杜牧的〈愁〉（彭定求等，卷八，頁 6007–08）和辛棄疾的〈醜奴兒〉（唐圭璋，卷三，頁 1920）這一些詩確會觸及秋天，雖然秋天這個季節在這些詩中所佔比重並不太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得採用「往往」這人修飾詞，而不能應用比較確鑿的「總是」這個狀詞。

中國詩人素來善寫悲秋之詩詞幾已無人不知，這一點有些類似西方人之獨鍾憂鬱文學。古代中國人對秋天和憂傷的密切糾葛觸深入，觀察細微，所創造的表意字「秋」和「愁」，字形生動地說明了它們之間的關聯。根據郭沫若和其他甲骨文字專家的臆測，「秋」字的一個象形字體 蟋 實為蟋蟀在秋天唧唧啾鳴之摩擬。蟋蟀在黃昏時分唧啾，尤其在夜央時際鳴叫，其聲淒楚，聞之大為哀傷。因此，詩中之提到蟋蟀，必能令人聯想到秋季或是激發愁思悲情。

秋和愁的密切關聯很清楚地蘊含在「愁」這個表意字中。愁，許慎《說文解字》解

作「憂也」（段玉裁，卷十，甲四十七後）上「秋」下「心」，字形顯示「愁」字是一晚起字，至少應比「秋」字晚出。這個表意字小篆作^悲，形象生動，很具體地把秋天一個代表收穫、成熟以及所蘊含的喪微和淒清的前景——加諸人心上的整個重量和衝擊展露出來^①。人心和秋天的交接，其感應有底下數端：意識到生命的短促、榮華之不可久留，知覺到自然法則無情的運作、哀悼個人放浪形骸的過往，短暫逃避入醇酒的世界以及其他一連串包含在詩中的聯想。這樣的詮釋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它能使我們切入到詩人感應和創造的核心去。

論者認為，宋玉的〈九辯〉為開啓了後代悲秋之傳統，這可從底下兩點來加以說明：第一，這篇賦體製頗長，詩人的熾烈情感貫穿其間；第二，在這篇賦裏，詩人致力於鞏固賦體，使其永固不朽。實際上，假使在英國情形有異，至少在中國而言，悲秋此一概念係千古常新的。這一概念早已包括在屈原的〈九章〉甚至更早一些的《詩經》篇章裏。例如，在屈原的〈九章〉裏，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詩句：

欵秋冬之緒風。（洪興祖，卷四，八前）

悲秋風之動容兮。（洪興祖，卷四，十四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洪興祖，卷四，二九前）

事實上，根據作者的句構，哀歎也好，為某事悲傷也好，其內涵都是一樣的，悲秋實源於現象界的衝擊。如果根據孫作雲的說法，第二個詩句可視為悲秋之源頭（頁8），那麼我認為這三幾行都應是肇始，因為「欵」

和「悲」指的都是同一回事。

同樣地，同樣的悲歎也可在《詩經》〈四月〉裏找到，雖然這時候詩人用的不是賦體而是四言詩：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朱熹，詩集傳卷十二，二十六後）

朱熹認為這四行中的前兩行為「興」，爰以導出後兩行的意旨。（朱熹，詩集傳，卷十二，二十六後）大體上，把這技巧層面的「興」跟其所導出的意旨結合在一起的主要關鍵不在描述上的類似而在於所要傳達的義蘊。「淒淒」朱熹解作「涼風也」（同前註），此說未必可徵；屈萬里作「寒涼貌」（上，175）較契合當時的狀況。刺骨的寒意為此佚名詩人之所感，但是說自然界的花木都病了當然是源自移情作用的運作，此種移情作用使得詩人把外界都染上了他的情感。詩人感到寒意，自然植物都逐漸枯萎，這些都得歸諸現象界的摧毀力量。同樣地，在人類世界，我們可以把製造亂離之根由找出來，那就是那些點燃烽火的侯王。現象界的摧毀力量似乎跟統治者掛勾，給人間製造大混亂，這使到我們的佚名詩人痛苦不堪。哀傷以及為不幸的生命哀悼構成了〈四月〉這首詩的基調。

宋玉在〈九辯〉裏巧妙地擴大處理了悲悼的主題——悲悼詩人受挫折的生命以及為現象界悲傷，後世寫悲秋的詩人往往會回過頭來向他乞求靈感甚或以求超越。我認為這篇傑作是宋玉的自剖之作，在作品裏，詩人把自己個人的挫折感跟屈原的結合在一起^②，他為其精神導師悲悼實際上他為自己悲傷^③。〈九辯〉自宋洪興祖和朱熹以來即被分成十節（章）或九節^④，其第一節最是淒楚哀惻：

悲哉秋之為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憭慄兮，若在遠行；
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沈寥兮，天高而氣清；
宋寥兮，收潦而水清。
憮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
愴愴憤恨兮，去故而就新；
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惆悵兮，而私自憐。
燕翩翩其辭歸兮，
蟬宋漠而無聲，
鴈癱癱而南遊兮，
鷗鷺啁哳而悲鳴。
獨申旦而不寐兮，
哀蟋蟀之宵征。
時亹亹而過中兮，
蹇淹留而無成。（洪興祖，卷八，一前至二後）

這一節詩所表達的寂寥憂傷跟「英國的疾病」憂鬱類似且又不盡相同，相同，由於它很自然地從心靈的最深處迸發出來，但是這種悲惻又是不同的，因為它跟秋天密切相聯，而秋天又跟陰陽五行相互糾結。這一節文字所開啓的悲秋傳統比僅僅是源頭重要多多了；悲秋是一基型，似乎深深地烙印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不管他們是不是意識到這傳統的存在，他們對於淒涼以及肅殺的秋天都會有所反應。後世所寫的悲秋詩，無論是模擬、執意超越原作或者擴展原作的範圍，大都感情洋溢甚至相當感傷，所有這些都可証實「悲秋」已成為一個基型。

假使宋玉僅僅只抒寫他如何喪失官職以及他的戚友如何規避他等等，則他的悲戚僅能算是個已的，不能從小我推展到普遍的地步；而事實上，他這篇〈九辯〉比僅是記錄

他的挫敗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他的困阨悲傷是促使他創作這篇傑作的催化劑。（陸，高和黃，頁98）為了使其經驗普遍化，他不僅把這些經驗強加在他恩師的經驗之上，而且更利用自然界淒清肅殺的氛圍來強化以及外在化他的悲情。因此，他的作品巧妙地結合了底下數個來源：為他自己悽惻的生命、為屈原飽受困頓的生命以及為肅殺的自然界同悲。

宋玉不像英國詩人納西（Thomas Nashe, 1567–1601）那樣恐怕秋天過後冬天的蒞臨，或者像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那樣把秋天當作一個寂靜、荒涼和憂傷的季節來處理（陳鵬翔，頁243–44，以及250–54），他成功地把失望、悲傷和生活上的挫敗外在化，更尖銳地把對時代的腐敗的控訴表達出來。在上面引錄的第一節詩裏，大小細節似都染上詩人的情愫。他利用非常感性的細節，詳細告訴我們他憂傷以及挫敗的原委：他不僅失去官職而且朋友都逐漸疏遠他；他已年逾四十而仍未獲致任何成就。事實上，他陸續在其他章節告訴我們，他像極了屈原，為人認真而且正直，時時想為國效勞。但是非常反諷地，他也遭受跟屈原相同的際遇，他由於擁有這些德性而被除職。這種遭遇不可避免地令他想到他的前行者以及最令他欽佩的導師——屈原。

宋玉的際遇跟屈原的大都相當類似。在上引的第一節詩中，我們發覺宋玉不似屈原出身貴富之家庭，他只是一介布衣，一個失職的「貧士」。詩人在另一節詩裏說到他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洪興祖，卷八，九後）

這些自剖性的言辭除非我們能另作詮釋，否則我們就得承認它們恰確地反映了一個靈魂

在忍受冤屈和失望，這些說詞跟屈原寫在《離騷》和〈九章〉中的並不相同，因為屈原在這些篇章裏雖說絕望和痛苦，但他從未說他貧病交加。宋玉很可能像屈原一樣，會受到寵信而後又受到小人之讒毀，不得不離開楚都，遠走他鄉。同樣地，這時最令他心神交瘁的並不是他蹇厄的運道，而是楚王正受到群小的包圍。更有甚者，他發覺自己就像屈原一樣的遭遇，此時已找不到途徑可把真相傳達給楚王。非常明顯地，令宋玉感到失望和沮喪的原由不僅僅只有一端。

坦白講，以前的批評家用陰陽、甚至鄒衍的形上哲學來探討宋玉的憂憤並非毫無道理，雖然他們的評論有時顯得相當言過其詞。例如，朱熹在評論〈九辯〉的前四句時這樣說：

秋者，一歲之運盛極而衰，肅殺寒涼，陰氣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時，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亂，賢智屏絀，姦凶得志，民貧財匱，不復振起之象。是以忠臣志士遭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朱熹，《楚辭集注》，卷六，一前至後）

朱熹的話除了証實鄒衍的形而上思想影響深遠以外，同時也顯示，他可能已經意識到，天人合一的觀念在宋玉甚至更早時早已相當流行。對宋玉以及其他一些批評家而言，秋季即等於叔世或亂世^⑤，在這個世界裏，有點像葉芝在《第二度降臨》所描述的：「事物分崩離析」，「上焉者全缺乏信念，而下焉者則充滿強烈的激情。」（頁346）假若朱熹有幸活在今世，他一定可以成為一位很好的主題學專家，因為他可以巧妙地將〈九辯〉跟其作者和他所處的時代連在一起來討論。

在這裏我要對朱熹的觀點加以申述。我發覺「肅殺」這個觀念很早就在莊子以及更早的時代出現，當然最早出現時不必一定要兩個字連成一個詞，或僅僅在某處含蓄地提到。當然，我們也知道是《呂氏春秋》首次把「肅殺」的觀念跟刑法、政治和其他學問糾結在一起。在研究〈九辯〉時，我們發現「肅殺」這個觀念早已涵括在這首詩第三節前幾行，而且已發展得相當完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
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
離芳藪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秋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
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欲儻而沈藏。
葉於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
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
櫟荀穆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先時而無當。（洪興祖，卷八，三後至五前）

就結構而言，這一長段詩擴展了這一章第一二行所蘊含的悲秋觀，亦即秋天是一破壞力量，能把自然界的草木花卉都摧毀殆盡。在這一段詩中，秋天正如詩人在第一章所描述的，寒冷、淒涼，甚至帶着惡兆頭，實際上是一主要象徵，象徵事物的衰敗狀態。白露、嚴霜，尤其是那無可觸摸而又無所不在的氣，這些可都是秋天最鮮明的代表，能摧殘自然景物以展現它的統取力量，結果是，百草枯萎了，甚至連最堅實的梧桐和楸梓都遭到戕害^⑥。詩人由於情感的投射，覺得自己也跟植物界一樣「萎約」而悲從中來。微觀與宏觀對等的觀念隱約貫穿全詩，雖然不是清楚說出來。

宋玉的〈九辯〉有許多因素使得它很傑

出，疊字、同韻、對句和長短句的運用只是這些因素的一部份，由於楚辭專家游國恩早已提到這些，茲不贅述。（頁238至243）我要在這裏特別指出的是詩人對一些帶「心」字根字的應用，這些含有悲傷憂戚意義的字功用非常大。它們除了把主題烘托出來以外，即是構成動向(movement)和反動向的功能，不斷把綿綿不絕的悲情刺向我們的心坎；英文裏帶有悲戚慘惄含義的字如 sadness, sorrow, distress 和 grief 等都是相當抽象的字彙，它們都沒有像「心」這樣的字根所含有的視覺效果，告訴我們這些字都跟人最敏感的根源——心——有關。

詩人除了懂得應用帶「心」字根字來表現他的深沉悲情之外，他在外在化他的情懷也顯得非常精巧，上引第一及第三章即最佳例証。他不似胡德那樣以借助迪米德(Demeter)和她女兒帕瑟芬妮(Persephone)來演繹他的悲傷，（陳鵬翔，頁251-54）或像雪萊(Shelley, 1792-1822)那樣喚使自然景致和意象來為將逝去的一年唱輓歌並同時為新年的到來歡呼，（同前註，頁248-50）而是讓生命中某些明亮的片段以及某些基型詞彙和意象來演出他的情懷。例如，在第一節詩中，遠遊以及送將歸、貧士失職以及友朋星散，以及詩人突然發覺自己已年過四十而一事無成，這些都是最關鍵的時刻，最能很自然地引起人們的哀憐。此外，跟這些燦爛的片段一樣重要的是各種意象的運用。這些意象，每一個都擁有一個套語式詞彙來彰顯自己，它們是用來外在化詩人的內在世界的。毫無疑問地，翩翩南歸的燕子，唧唧嘶叫的夏蟬突地瘡啞，離離狂叫的野雁向南飛行，聲聲啁哳的鶗鴂叫得很悲傷，以及徹夜鳴叫跳動的蟋蟀，這些都是詩人所聞所見者，這些意象聯綿構成一幅麗錦，主要並非僅作修飾之用，而是為了要把詩人的悲戚外在化。詩人深處悲戚的境地，他不只知覺到上提的一些

生物在白天的活動，也聽到蟋蟀在夜晚徹夜悲鳴。

在第三節詩裏，白露和嚴霜為吾人在農曆七月以及九月所聞所感者，（鄭玄注《禮記》〈月令〉，卷十六，十八前以及卷十七，二後）作為基型意象，詩人一見到它們即能引發他的憂鬱情懷。然而，當我們想進一步切入詩人創作的過程中時，我們立刻會發覺情形可沒那麼簡單。宇宙性的悲哀一直套在詩人對政治社會事務的悲歎之上，因此，要把宇宙性的悲哀和個人的悲歎分開幾乎是不可能的。就表面意義而言，露和霜意指兩種自然景物，這兩種景物我們常在溫帶地區見到；但是就引申義而言，一如它們在大部份楚辭音節中所顯現的，它們都暗指某些種破壞力量以及當權者的殘酷無情。因此，詩人的悲傷是三方面的：為個人的挫敗而悲傷、為政治的混亂而悲傷、更為現象界的淒涼肅殺而悲傷。在此脈絡底下，葉子殘瘁而受創、枝柯交錯而萎黃以及嫩枝愈來愈稀疏等意象都充滿了詩人的憂鬱和悲傷。

宋玉的〈九辯〉在許多層面來說實為悲秋文學之源頭，上提的套語式詞彙，有關自然景物的意象以及最重要的中心題旨，這些都是我們在後世詩歌經常發覺的。例如，離宋玉時代不久的王褒就用賦體寫了一篇〈九懷〉，內中以非常戲劇性的口吻來抒寫屈原的憂傷和不幸際遇，其中有底下數行：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
微霜兮眇眇，病狹兮鳴蜩。
玄鳥兮辭歸，飛翔兮靈丘。⑦

霜、蟬和燕子等套語式意象具源自宋玉的〈九辯〉，其中第二行提到秋風對花卉和枝葉的影響是再清楚不過的，很明顯地，它是詩人壓縮了宋玉詩中第三節第三至第四行以及第十三到第十七行的意象而成的。王褒所受的影響是明顯的，因為我們只有在宋玉的龍

頭詩找到這些套語式詞彙，而王褒借助這些詞彙係爲了同一個目的——那把悲秋的題旨襯托出來。

在古典英詩裏，我們發現只有三幾首秋天詩結合了憂鬱或悲傷的母題，跟這個強烈相反的是中國古典詩，其中有許許多秋天詩都是爲了抒寫各式悲情而寫成的。在淒清、肅殺的氣氛和環境底下感到憂愁、孤單、寂寞甚至沮喪是相當普遍的情懷，而中國詩人擅於表現此一情懷可已家喻戶曉，並且已構成一個獨特的文學傳統。毫無疑問地，這個傳統的形成跟中國人的氣質甚至他們的民族性有關。然而，我們的研究卻顯示，中國古典詩人所受的文化制約完全不同，他們鮮少爲了憂愁而寫憂愁，而通常都會把這種情懷跟秋天結合起來一併寫。他們在面對秋天時所展現的感情洋溢和感傷，這跟宋玉所肇始的文學傳統以及鄒衍的形而上思想有密切的關聯。

自從宋玉以來，詩人有意間或無意間都在爲悲秋的題旨開拓可能的空間以便推陳出新，這已變成一個非常普遍的做法。在此一脈絡下寫成的詩，它可能是詩人噩運或混亂時代的剪影，也可能把詩人的挫敗跟亂世結成一體。漢宋特別是魏晉是所謂的亂世，在這個時候，每個人的命運和財富都會被捲入洪流裏，因此，我們發現我們的詩人在這個時候寫了不少悲秋的詩賦。當然，我們也發覺，有許多在這些時代完成的詩並不能納入上提的幾個類型中，因爲這些詩的用意純粹只在表現一個普遍性的狀況：人類在面對季節的遞嬗時所流露的宇宙性的悲哀。

後世所寫的悲秋詩未必題名爲「悲秋」^⑧，它們可能標爲「秋懷」、「秋思」、「詠秋」、「秋日」、「秋夜」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名稱，名稱裏甚至連「秋」這個表意字都可能沒有。在漢末以及魏晉初期，繁欽的

〈愁思賦〉^⑨曹丕的〈燕歌行〉和〈感物賦〉、曹植的〈秋思賦〉^⑩和夏侯湛的〈秋可哀賦〉^⑪在當時可能極爲著名，然而比較而言，它們現在並不比潘岳的〈秋興賦〉有名。潘岳的〈秋興賦〉我們很快就會加以分析，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曹丕的〈雜詩〉，可就了解各個階層的人都可能受到宇宙性的悲哀的襲擊。

曹丕的《雜詩》是這樣寫的：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視清水波，俯看明月光。
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
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
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李善佚頁 641)

這首詩極可能爲模擬某首樂府詩或某首早已闕的古體詩而成，因此，任何人想把它釘住歷史事實或作托意比附具屬多餘。任何人在欣賞宋玉的悲秋傳統下寫成的詩都會發覺，這首詩裏最引人注目的是北風（在其他詩裏大都是西風）、白露、草蟲、雁和天漢等自然基型意象，這些都是最最有助於建立悲秋詩的意境的^⑫。更有甚者，這些意象像大部份情形一樣，都設想得很巧妙，它們是詩人的情懷得以貫注入的容器。

曹丕這首雜詩跟宋玉那樣複雜的主題交錯不一樣，它的題旨是宇宙性的悲哀；這種悲哀是普遍性的，有時候忽地就掠上了心頭。也許我們經常尖銳到感覺到，然而並未能像曹丕這樣巧妙地表達了出來。詩人對於他何以感到憂傷和沮喪的原委說得並不太多，然而，我們可以感覺到這種宇宙性的悲哀似乎貫穿他整個人，切入它所觸及的事物。湯

姆生 (James Thomson, 1700–1748) 的憂戚促成他去從事想像性的創造，而曹丕的悲戚是不一樣的，它使得他徹夜未眠，感到秋夜漫漫、銀河從西南向西迴流、心星和啞星閃得那麼燦爛以及其他許多事情。在詩人眼裏，白露、流水、明月、燦爛的天漢和其他星座都不能勾起他的樂趣；相反地，它們只促使他意識到孤獨是那麼無可規避、知覺到自己在宇宙間地位是那麼渺小。在其他季節或場合，草蟲也許不會叫得那麼淒惻，南歸的雁也許不會孤獨地飛翔。然而在秋天，每一樣東西都令他想到憂傷、想到時間無情地消逝以及想到生命的短暫。秋天實際上是沉思默想、是思鄉的時刻。他想入眠，但是他做不到。他失眠促使他想到許多事物。他擬想像飛禽一樣遨翔，不受任何限制，可是他做不到，因爲他無法像鳥兒一樣長有翅膀。同樣地，他突然被一個強烈的慾望攫住，他想渡河，可是卻找不到橋樑。他的慾望無法實現，再經淒清肅殺的天氣的刺激，只有深深把他拋入憂傷的漩渦中。在創作過程中，曹丕很像先驅者宋玉，他很成功地利用許多自然界意象來把他個人的經驗外在化，也並因此普遍化。^⑬

跟曹丕的做法有些略爲不同的是張載，他在〈七哀詩〉中主要想表達的是變動不居的意識和生命的短促。坦白講，張載所表達的這兩種情懷在魏晉詩中表現得相當普遍，因爲魏晉時期的特徵是政治不穩定社會動亂頻仍，當時的詩人時時活在死亡的威脅之下。張載的詩是這樣寫的：

秋風吹商氣，蕭瑟掃前林。
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
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
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
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
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
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
憂來合髮白，誰雲愁可任。
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

(李善，頁 499 至 500)

「商氣」即等於「秋氣」或「陰氣」，這種用法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說明詩人受到鄒衍和其徒弟的形上思想的影響。此一片語和其他諸如「秋風」、「蕭瑟」、「寒蟬」、「白露」、「梧桐」、「鴻鳥」和「蜻蛚」等套語令人想到蘊括在宋玉的《九辯》第一和第三章中類似的詞彙。更有甚者，此詩的腔調和悲秋的主題明確顯示，此詩應屬於宋玉所建立的文學傳統。

張載很像曹丕，對於他何以感到憂傷的原委，他所說的非常少。他像曹丕一樣，遠離故園，而且正如他在第十八行所表明的，更遠離了情人。這些個人經驗，正如曹丕在其詩中所展現的，很可能是促使他創作這首詩的誘因或根源；但是這些經驗卻跟他目前的情懷密切結合，成就了他的詩篇。換言之，這些個人經驗在詩中具已昇華、進入永恒的境地。

非常清楚地，張載詩中的基調是憂傷和哀悼，爲了托出此一基調，詩人應用了上提的套語詞彙以及底下這些意象：陰森的枝柯、西褪的浮景、蒼鬱的松柏以及孤禽高棲桐枝上等等。然而，在此我們得指出一件事實，那就是說，這首詩引進了松柏這個非常鮮明的意象，而此一意象在魏晉詩中用得相當普遍。松柏通常種在墳墓附近，是爲墳塋的換喻。墳墓確實是我們這位詩人在創作時所目睹的景象，而也確能說明他哀傷的一部份緣由。我們在前頭已指出來，魏晉時人經常生活在燹火和死亡的威脅下；張載在另一首〈七哀詩〉也說得很清楚：「季世喪亂起，

賊盜如豺虎。」(李善，頁499)⑭喪亂和掠奪確為詩人之所見，很自然和不可避免地，它們會令詩人想到生命之無常和人生之短暫。事實上，我們覺得詩中也蘊含有這兩個母題，雖說詩人並未把它們清清楚楚說出來而已。詩人處在哀傷的境況下，很容易受到現象界的變幻無常以影響。他孤獨得像棲息在梧桐樹上的孤禽，像離去的鴻雁那樣聲聲哀鳴。他的感興和傷感都源自亂世。

潘岳的〈秋興賦〉像宋玉的〈九辯〉一樣，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奇特的地位，後人寫悲秋詩賦往往會回過頭來看看這兩篇詩賦，以獲求靈感超越或作為對抗^⑮。假若我們認為宋玉開啓了悲秋的傳統，那麼我們就得承認潘岳這公子哥兒創始了用「秋興」作為標題的風氣，「興」為一動詞，即由秋天所「興發」而作的意義，題材可為各色各類，瑣屑或雄渾、飄逸或傷感，個人的或普遍性的具可包括在「秋興」此一陽傘底下。例如，杜甫用這個標題寫了八首詩，在詩中，他結合了當時與過去的經驗以及其他許多觀感反應等。他在第一首詩巧妙地營造陰鬱悲戚的腔調，然後逐步提昇、化解，因此他完成的這一組詩強密度都很高(彭定求等，第二冊，頁1430)，腔調相當別緻而非純粹是憂戚悲沉而已(楊倫，卷十三，二十二後至二十六後)。王昌齡的〈秋興〉處理的是詩人瑣屑的日常生活，整首詩的語調顯得舒緩而平和。齊己的〈秋興寄胤公〉(彭定求等，第十二冊，頁9452—53)描述田園生活，其特色在營構一幅舒緩的氛圍。張著的〈秋興〉(錢謙益，甲卷十九，三十六後)側重在刻劃隱居生活的樂趣和滿足感。很明顯地，秋興詩的題材和範圍在後代逐漸擴大。

然而，潘岳的〈秋興賦〉就像它的源頭宋玉的〈九辯〉一樣，詩人徹頭徹尾的悲傷仔由於他驟然發覺老之將至。詩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
野有歸燕，隰有翔隼。
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李善頁268)

這裏所提到的四感指遠行、送將歸、臨川歎逝以及感懷老之將至，這四種悲情宋玉在〈九辯〉裏已予以抒寫。潘岳引用宋玉的目的很清楚：強化他本人和宋玉的立足點。他用很間接的筆觸，特別經由第二行一點，即很巧妙地告訴我們宋玉是悲情的化身。由於他這樣竭力為宋玉辯解，後人把他跟悲秋的龍頭宋玉並舉也就不足為奇了。

緊跟在前兩行之後，潘岳也像宋玉一樣，繼續採取外在化的方式發揮悲愴的主題。第三行中的「秋可哀」嘗由潘之時人朋友夏侯湛截用為他一篇賦的標題，而這賦也寫得極為惻感人。秋日何以可哀而且何以秋日所引發之哀傷綿長不盡，那就是詩人所要立即探討的項目。秋日之降臨即為哀傷之緣由。野外的歸燕、沼澤上遨遊的隼鳥、晨早空氣中飄游的陰氣以及黃昏時分掉落的枯葉，這些意象為詩人之所見，也是他情懷的外射。前三個意象除見諸宋玉的詩篇外，我們也可以在《禮記》〈月令篇〉找到。至於宋玉對〈月令〉中的氣象記載是否有一定的貢獻，那可不是很容易証實的事情。然而在潘岳這個例証上，他很明顯是一併受到宋玉和〈月令〉的影響。

在前引八行之後，潘岳再度運用冷露、寒蟬、蟋蟀和離鴻等套語來演繹他的悲懷。我們很容易即可把這些套語溯源到豳風〈七月〉、〈九辯〉或《禮記》〈月令篇〉，而這些卻也是我們常常發覺包括在悲秋詩篇者。這些套語寫在其他篇章可能只為了造景，以托出人類的活動，但是在這首詩中，它們只是為了引發詩人的悲情而設的。潘岳〈秋

興賦〉的結尾主要在抒寫歸隱，這種設計跟悲秋的主題和標題本身一樣，也成為典範成規，後世的秋興詩都把歸隱意識納入，甚至構成某些詩的主幹。李善在他的註釋裏指出，這種意識係源於老莊^⑯。實際上，這種意念我們發覺也包含在宋玉的〈九辯〉中，因為宋玉在第四章和第六章裏就說，由於時俗趨巧競浮，荒亂無度，他寧可「將去君而高翔。」(洪興祖，卷八，六前)洪興祖註曰，詩人擬「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同前註)總之，我們得在此指出，歸隱的母題就像我們即將探討的社會政治批評母題一樣，可視為悲秋此一基調之變奏，而這種母題鮮少出現在英國處理有關憂鬱的秋天詩裏。

自從宋玉以來，「悲秋」一詞幾已無人不曉。後世大批悲秋詩詞之製作，多多少少都可溯自宋玉這個始作俑者，這個往往被痛斥為開啓矯柔做作和強裝感傷的風氣的人^⑰。但是，我們在研究中卻發現，悲秋傳統之形成卻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事情。宋玉正如我們在研究中一再指出，他不止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抱怨，而且他把自己遭受挫敗的經驗強加到景物身上也非常巧妙而且富有原創性；我們的研究也指出來，悲秋的種子早已在屈原的〈九章〉甚至《詩經》萌芽。更有甚者，我們可以在《莊子》，特別在陰陽家的著作裏找到「肅殺」、微觀與宏觀對等(即天人合一)的觀念。毫無疑問地，所有這些對於悲秋傳統的形成都有一定的裨益。

宋玉悲秋的影響確實廣大而深遠。例如，杜甫除了撰寫著名的〈秋興八首〉之外，他還曾在〈詠懷古跡五首〉裏說：「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⑯非常明顯地，杜甫的話顯示，他對現象界對一個人心智的影響瞭解得極為透徹，秋天以引發的傷悲實深深植根於人類心靈深處。

由於宋玉的影響非常，使得一些個性較

為樂天的詩人紛紛抗拒他。在這裏，我們只想舉葉夢得的〈鷓鴣天〉作為一個例子：

一曲青山映小池，綠荷陰盡雨離披。
何人解識秋堪美，莫為悲秋浪賦詩。
樵濁酒、繞東籬，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妙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唐圭璋，二冊，頁779)

為了突顯他跟宋玉唱反調的意圖，葉夢得給他這首詩副標〈美秋賦〉，並題記說秋天有其豐饒處，在這時候，自然萬物不是紛紛開花就是結果纍纍(同前註)。秋天象徵豐滿、成就和幸福，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不感到怡悅和滿足。詩中用了東籬、菊花、綠橘和黃橙等意象，這些都是所謂的套語式詞彙，再加上詩人所擁有的池塘和綠荷，景致不能說不美矣。

現在我們得回頭來探討宋玉〈九辯〉中的政治、社會批評。實際上，社會批評確為所有騷體詩中非常重要的質素，後世悲秋詩鮮少繼承這個非常有價值的一環，殊屬可惜。例外當然也有，例如杜甫〈秋興八首〉的第四首以及有些秋閨詩(假若這些詩也可以包括在我們的悲秋詩的名目下)就是。

在並置對比中，我們發覺史賓塞(E. Spenser, 1552—1599)在《牧童的月曆》中的社會批評題旨實源自田園詩鼻祖狄奧克里塔斯(Theocritus, H. 3rd c. B.C.)和威吉爾(Virgil, 70—19 B.C.)，宋玉的則採自屈原的〈離騷〉。這樣一經說明後，我們還得指出，史賓塞的批判只要針對社會和宗教，而宋玉的着重在社會和政治。史賓塞在《牧童的月曆》〈十月〉批評當代忽略了詩歌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這種忽略是很可悲的，宋玉則只批判當權者把像屈原這樣傑出睿智的人放逐，說他們這樣做是盲目無知的。

史賓塞和宋玉兩人對時代的腐敗的批評

相當直接了當。在史氏眼裏，教區的牧師的人格應為一般人之模範，這樣才能提昇教區內信徒的品格，很不幸地，牧師大都是「世俗的孩子」（〈五月〉第七三行）。他們本應致力於傳教勸善，可是他們不此之圖，卻營營苟苟，涉足競逐，結果呢，其信徒都受到他的邪惡行徑所蠱惑，廸根戴維(Diggon Davie)在〈九月〉所說的話足以反映這一點：

有這樣的牧童，必有其羊群，
除非他順從牠們的喜好，
牠們才不聽從他的使喚，
牠們隨意溜蕩和滯留
而且隨意踏上羊欄。（史賓塞，頁
454，一四一至一四五行）

在宋玉眼中，國家的領導人得像一匹良駒，懂得如何把主人載到目的地——快樂和繁榮。

在實際批評的做法，宋玉不像史賓塞那樣刻劃一些像皮爾和波林諾(Piers and Polinode)、湯瑪林和莫勒(Thomalin and Morrell)那樣的牧童牧師來扮演好和壞傳教士的角色，他常常以應用比喻性言辭和暗喻來使他的抨擊生動化、具象化。他像他老師宋玉的做法一樣，也應用氣象界中的浮雲、白露和嚴霜、動物界中的鳬、雁和鶩鵠來指那些邪佞群小和造謠中傷者；相對於這些，日月因其廣被不倚，騏驥和鳳凰因其珍稀，他則用它（牠）們來指明君賢才。

史賓塞按照田園詩的模式創作，把複雜的人生擺在天真爛漫的背景下來處理，而宋玉則用騷體來創作，在此情況下，他像其他騷體詩人必定會對世俗世界的邪惡提出抨擊。例如，〈九辯〉第四章（洪興祖的分段）說：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
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鶩鵠而取路。

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騏跳而遠去。
鳬鵠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
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鉗鋸而難入。
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
…。
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被之厚德。
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洪興祖，卷八，六下至八上)

在這裏，前兩行、第十一和十二行跟屈原〈離騷〉的某些句子相似（洪興祖，卷一，十二下、十三上和二十上）。此外，宋玉學他老師應用騏驥和鳳凰來指賢能之士，雁鳥、野鴨和鶩鵠來指卑賤邪佞之人^①。這種對比和類似構成一個極為特殊的傳統，但是一旦濫用了，它們隨即喪失原有的魅力與原創性而變成陳腔爛調。

宋玉就像屈原一樣，也有一個偉大的靈魂。他感到沮喪，個人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更為深廣的原因。他看到時人荒腔走調、賢佞不分，忍不住就要抨擊一番，他這種反應我們也在史賓塞以及其他詩人身上見到，當然這些詩人也未必是寫悲秋詩或是田園詩的。

後世的悲秋詩，由於語多浮誇而空洞，時常遭到抨擊，但這不等於說這一類詩就一無是處，杜甫的〈秋興八首〉和歐陽修的〈秋聲賦〉的寫作即證明這個傳統歷久常新。由於本人在寫博士論文時曾對歐陽的賦加以詳論（陳鵬翔，二八八至二九〇），此處即不贅言。在杜甫〈秋興八首〉的第四首中，我們即可聽到社會政治批評的聲音，雖然這

種聲音是以比較委婉巧妙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楊倫，卷十三，二十三下至二十四上)

就結構而言，杜甫這首詩在整組詩中佔有一個相當重要而且是轉捩點的地位。它的語調雖悲愴，惟卻也不陷入徹底的絕望中。這首詩繼續探討第三首即已開始的長安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在這裏，詩人把都城的種種變化比喻作棋盤上的風雲。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往好的道路走，有時是越變越糟，很明顯地，詩人在這詩中所表達的批評是含蓄的，含蓄之中染織着他的憤怒。他感到悲傷，但主要並非純粹爲了私人受到挫敗，更重要是爲了國家遭到不幸而悲傷。社會和政治秩序都被推翻了，新受封爵的藩鎮此時都意氣洩揚，他們不僅僅接收了王公巨卿的房舍，甚至想更上層樓，自爲帝王。很明顯地，伴隨他們而來的不是社會秩序，而是混亂甚至災難。在把這種混亂告訴了我們之後，詩人繼續寫到更大的動亂；這時整個國家似已陷入大混亂之中，南北縣有征戰。

在欣賞杜甫詩的同時，我們似在閱讀唐朝中期以後的歷史。實際上，詩人的意圖比這個複雜多了，歷史只是糖衣，包裹着詩人的苦楚和憤慨。讀者如果敏銳一些，他立刻會發覺，社會政治秩序之遭到破壞、國家之陷入大混亂，所有這些都是由當政者一手造成的。後世詩人所寫的悲秋詩，大都有關詩人的寂寞和哀傷，但是就像杜甫這首詩所顯示的，它們有時也可以是一面很好的鏡子，恰切地反映了作者的時代狀況及弊端。

上面的研究顯示，中國古典詩人對秋天懷有特殊的愛好。自從宋玉以來，詩人悲秋已是很普遍的做法，而他們悲哀的原委可以是個人的、普遍的或者是這兩者之合。然而不管怎麼說，他們的感興往往是受到文學傳統或是形上思想的制約。更有甚者，所謂的「哀悼」或「悲懷」跟西方的悼詩(lament)是截然不同的，因爲西方的悼詩通常指的是「輓歌」(elegy)此一文類，這種文類用在田園詩中有關冬天的部份而非秋天的部份。假若我們讀過西方早期的田園詩以及史賓塞的《牧童的月曆》，我們就會意識到，西方輓歌結尾部份常把死者神聖化，而這種成規似乎跟輓歌此一文類密不可分；在中國古典詩中，「悲秋」實際上就是對自己的際遇感到憂傷，對時代的腐敗或國家的衰落深感歎息，對突然發覺自己年華不再感到哀傷，或者由於上提這三數種因素糾結在一起而感到鬱結沮喪。

註釋

① 這個微妙而複雜的關係，史達祖在一首題叫〈戀繡衾〉的詞裏表達了出來，見《全宋詞》卷四，頁2344。

② 同樣的看法請參見胡念貽作「宋玉和他的作品」，《楚辭研究論文集》第三集，頁181以及同一作者的「宋玉作品的真偽問題」，前揭書，頁198。

③ 除非以後能挖到甚麼資料加以証實，宋玉是不是屈原的弟子的問題將無以解決。司馬遷在《史記》（卷八十四，頁2491）給屈原作傳時，只說宋玉比屈原晚生；另一位漢氏學者王逸在給《楚辭》作注（收洪興祖，卷八，一後）時，只說宋玉是屈原的弟子。

，但並未給我們提供細節，何以他有此看法。有鑑於宋玉在好幾個地方模仿屈原的〈離騷〉和〈九章〉，我暫認定地是屈原的間接弟子。

④宋玉的〈九辯〉實為一整體。洪興祖在《楚辭補註》（卷八，一前至十三後）首開風氣把它分成十章（節），朱熹在《楚辭集注》（卷六，一前至十二前）裏的做法略有不同，把它分成九章。現代楚辭專家游國恩在其所著《楚辭概論》（頁230）裏指出，《楚辭》之分章節，除非實能配合意義之完整和押腳之需要，否則這種區分並沒太大的必要。

⑤例如，王夫之在詮釋〈九辯〉第三章首二行時也有類似見解。見《楚辭通釋》，頁124。

⑥歷來學者專家認為，宋玉用「百草」以喻百姓、「林木」以喻賢人、「白露」「嚴霜」以喻嚴刑暴虐以及其他種種托意附書，請參見洪興祖撰《楚辭補註》，卷八，三後至五前。

⑦此段引自〈九懷〉第六章，章名《薔蕪》，見洪興祖《楚辭補註》，卷十五，七前。

⑧根據本人統計，《全唐詩》中只有六首詩（這六首之中四首取個略為不同的〈傷秋〉為標題）取名〈悲秋〉、《宋詩鈔·宋詩鈔補》只有兩首取名〈悲秋〉；《元詩選》有十七首取名〈悲秋〉、《列朝詩集》有兩首取名〈悲秋〉。

⑨徐堅的《初學記》（卷三，十五前）給繁欽的這首詩取名〈秋思賦〉。

⑩歐陽詢等編纂的《藝文類聚》（卷三十五）給曹植這篇〈秋思賦〉取名〈愁思賦〉。

⑪徐堅《初學記》（卷三，十四後）給夏侯湛這篇賦取名〈秋可哀詩〉。

⑫這些詞和片語具採自《詩經》和《楚辭》的某些篇章，讀者如想知道詳細的來源，可參見李善注《昭明文選》（頁641）。

⑬李善在《昭明文選》（頁641）裏認為，曹丕作此〈雜詩〉時，其乃在西征途中。

⑭很湊巧地，王粲在其〈七哀詩〉（李善，卷二十三，頁498）第一首也寫了非常類似的兩句：「西京亂無家，豺虎方遘患。」

⑮在尋求靈感以求超越方面，這方面的詩相當多，而且甚至不易指証。不過無論如何，劉禹錫在〈秋聲賦〉（姚鉉，卷八，六十三前及後）裏一併提到這兩點。至於抗拒，請參見李白的〈秋日魯郡堯詞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彭定求等，頁1779）和黃公度的〈悲秋〉（呂，吳和吳，卷三）。

⑯潘岳〈秋興賦〉結尾一百五十二字中，李善的註釋（卷十三，頁269–270）即指出，其中有二處提到老子、七處提到莊子。藤野岩友在指出潘岳受到老莊的影響以後，他認為〈九辯〉末章的要旨主要源於莊子（頁475）。

⑰例如，劉大傑在其《中國文學發達史》（頁99）即指責，說宋玉的「〈九辯〉是中國第一篇無病呻吟的好文章，是一篇澈底個人主義化的唯美作品。」

⑱見〈詠懷古跡五首〉第二首（楊倫，卷十三，二十七前）。

⑲有關宋玉如何模仿屈原，請見游國思《楚辭概論》，頁231–235。

引用書目

丁福保編纂：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三冊，台北：藝文，一九六八

王夫之撰：楚辭通釋，台北：廣文，一九六三

司馬遷：新校史記三家註，北京：中華，一九五九

朱熹撰：詩集傳，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一九三六

朱熹撰：楚辭集註，台北：藝文，一九七四

李善注：昭明文選，北京：中華，一九七四

呂留良、吳之振和吳爾堯編：宋詩鈔、宋詩鈔補，三冊，甲寅涵芬樓影印本，台北：世界，一九六二

段玉裁：說文解字註，經韻樓版，台北：黎明，一九七四

胡念貽：「宋玉和他的作品」，楚辭研究論文集第三集，北京：中國語文學社，一七七至一八九頁

胡念貽：「宋玉作品的真偽問題」，同前書，一九〇至二〇五頁

姚鉉：唐文粹，四部叢刊本，台北：商務，缺日期

洪興祖：楚辭補註，汲古閣本，台北：藝文，一九六五

徐堅撰：初學記，嘉靖辛卯錫山安國重校刊本，台北：新興，一九七二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一九六五

陸侃如、高亨和黃孝紹：楚辭選，香港：大光，一九七三

郭茂倩編：宋本樂府詩集，台北：世界，一九六七

游國思：楚辭概論，台北：商務，一九六八

彭定求等：全唐詩，附日本上毛河世寧全唐詩逸三卷，北京：中華，一九六〇

楊偏編：杜詩鏡銓，二冊，台北：藝文，一九七一

孫作雲：「從離騷的寫作年代說到離騷、惜誦、抽思、九辯的相互關係」，楚辭研究論文集第三集，一至九頁

鄭玄註：禮記，孔穎達疏，十三經註疏本，台北：藝文，缺日期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達史，台北：中華，一九六八

歐陽詢等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五冊，台北：文光，一九七四

錢謙益編：列朝詩集，絳雲樓原本，上海：國光，一九一〇

藤野岩友：巫系文學論，修訂版，東京：大學書坊，一九七〇

顧嗣立編：元詩選，康熙三十三年刊本，台北：世界，一九六二

Chen Peng-hsiang, "Autumn in Classical English and Chinese Poetry: A Thematological Stud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979.

Spenser, Edmund, "The Shephearde's Calender," Poetical works, ed. J.C. Smith and E. de Selincourt (Oxford: Oxford UP, 1970), 415–67.

Yeats, William Butler, "Second Coming," Later Poems (London: MacMillan, 1922, 346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師大）

* 玄駝

樂靈

他踩着音符的藍地毯
沉穩，充滿自信中走來
走來意大利情歌（掌聲如雷）
渾厚的靈魂隨樂曲攀越
高遠的雲天，像記憶裏
記憶裏的飛隼盤旋於愛琴海上
海岸的雅典衆神撒下酣醉臣服之網
欲留住這天籟，當人們
還未覺察樂靈被偷偷攬走之時
獻出帕華洛帝圓融的深情

像迴旋的水流轉環在溪河的
無盡邃深的胸臆，千年蘊育，突而
突而傾述似迸濺，以舉世美妙
衆神嫉妒的男C高音
驚醒，抒解，撫慰
台北中正紀念堂的一羣
含情久待的塵世心靈

含情久待的心靈慢慢超越
為優美的樂靈而超越

一切雜遯虛偽，月光中
一朶朶真善美之花在每個人的

胸襟，默然燦放

（帕華洛帝手抱

繁花，揮手謝幕）

附識：世界著名男高音帕華洛帝（意大利籍），來台

北國家音樂廳演唱，並於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搭
一個銀幕，現場轉播，聽眾幾萬人，有幸臨此
盛會，故以詩記。

一九九〇·三·四 台北

一九八九年的城。

一條遠遠深深走去
無人的角巷，一雙
深深遠遠走來的
沉重跫音

* 玄駝

類似吉卜賽

風起燈寒
他，陌生的攤開
皺摺的地圖，試看
試看找出島國的標誌
以及故鄉的距離
試看把黃昏以後的疲累
一一尋錄

挾起一疊疊的筆記
他，又啓程了，向
遠處沒有遮護的
夢的故鄉走去

風起燈寒
顫抖的歲月自掌中失落
希望異域歸來後，雙手在火爐旁
為她印証，她溫暖的臉頰
以及孤城晨昏的溫柔

他想。

一九九〇·三·一·重修於台北

* 謝宏

夜讀

看更人睡了
狗也睡了
心城的門
靜靜地開着
我們
用大大小小的烟圈
套住一盞盞的街燈
方方圓圓的心情
用指尖
沾點月光
畫些深深淺淺的掌紋

額紋

街上腳印溫情脈脈
心城的門
靜靜地開着
看更人睡了
狗也睡了

一九八八·十一·三深圳

* 盛輝

老店

樓梯口的麗的呼聲是睡過鐘的早餐
在 ADIDAS 與木屐之間有一個叫 BATA 的感覺
弟弟的冒牌 BMX 被拴在冰箱旁
有隻肥鼠狠狽地掉進溝裏
撕下的日曆釘起來或算草或日記
或紙團一樣的心情

姐姐補習回來很七十年代地髮着長髮
蒼白的腿子高高架在有算盤的桌上
關於背心和短褲

是汗的傳奇發黃的電風扇
以及一點點的陽光

蹲在天井邊剪指甲時
還可以瞥見隔壁的婦人在澆盆栽
拉開抽屜一看

甚麼時候母親又換了張明星海報

1

都城傳說

2

長夜迅速地撲向我
在疲憊的星子山路上 *

一個行色匆匆的傍晚
車潮人潮前後左右

列列高樓東南西北
這裏沒有陽光的記憶

梵谷的向日葵，也
在霓虹下枯萎

五十支燈光下的女郎
有人說是蒼涼

有人認為是幾十塊錢
便可打發的晚上，而我

我是執迷不悟的破酒瓶
即使有人願意

也無從把其希望

飄浮於海洋

長夜迅速地撲向我
在疲憊的星子山路上
一個夕陽晚霞

來不及輝煌的傍晚
良智前後左右

貪婪淫慾東南西北
這裏每個人是一座城

住着寂寞的魂
當床板搖動的聲音靜止

黑夜如二三漢子
在東港消失

五十支燈光下的女郎
彷彿依然在期待

卑微地，像老鼠
在期待貓的愛，而我

我是慣於迷路的星光

於星子山路上

再次迷失方向

* 星子山： Bukit Bintang

* 楊錦龍

CHINA DOLL:

吃葡萄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吃葡萄不定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不定吐葡萄皮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門鈕、牛奶、笛、名字、懷念。

* 蘇旗華

* 郭詩寧

失戀

一根紅炮爆裂
自我的胸口

人羣擁擠 散開
圍觀 議論

來不及解釋 我已滲血

單思

只能輕輕地想你
輕輕地
怕把你想緊了
疼壞自己的心

* 張遠遠

小詩八首

* 張光前

夜咳

媽這一下病咳
平靜的夜
漣漪陣陣
我是一隻小小
小小的浮萍

老人

那一枝
掃帚
掃過多少條
街
如今
頭髮一根
不剩
反而成了
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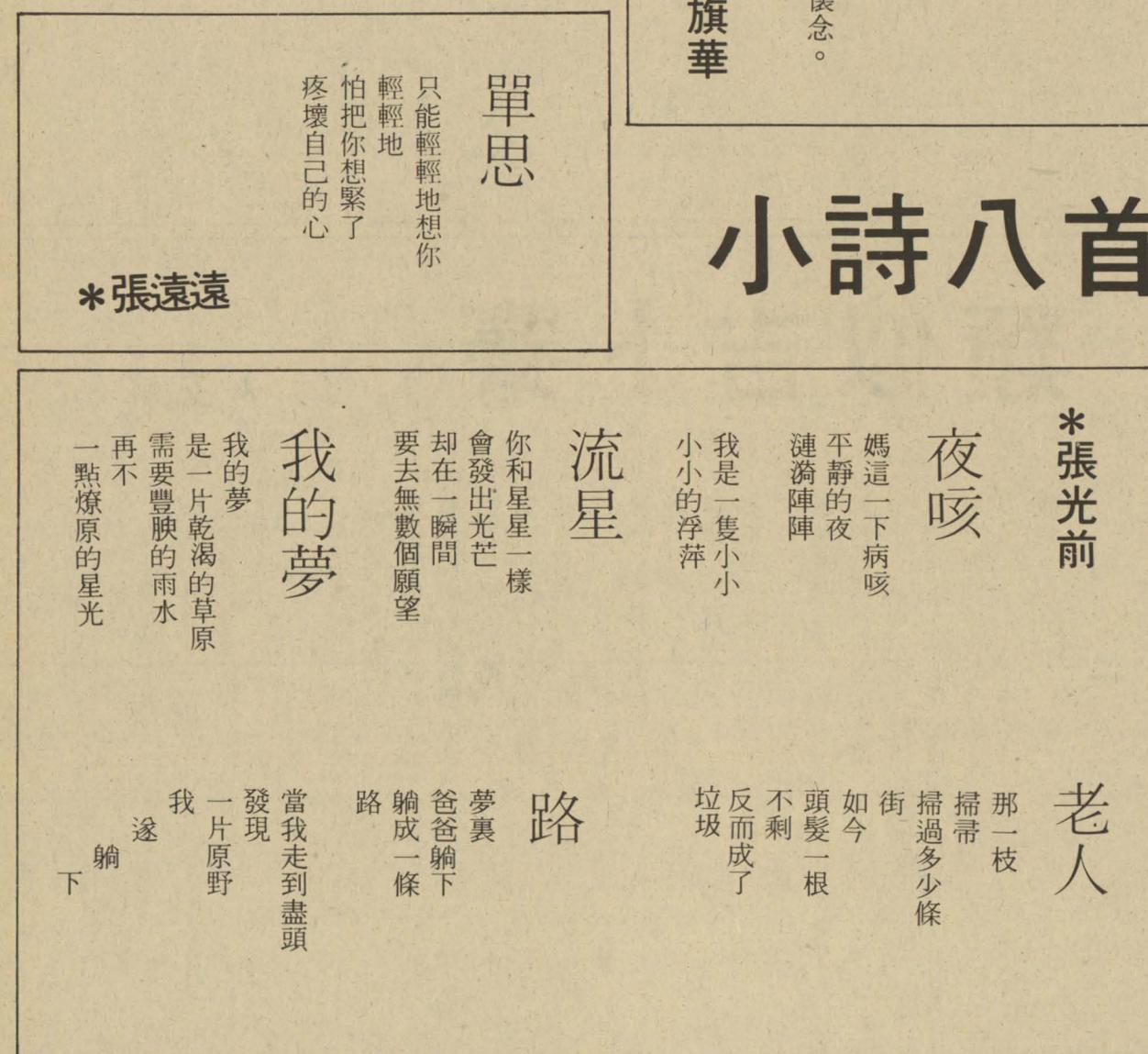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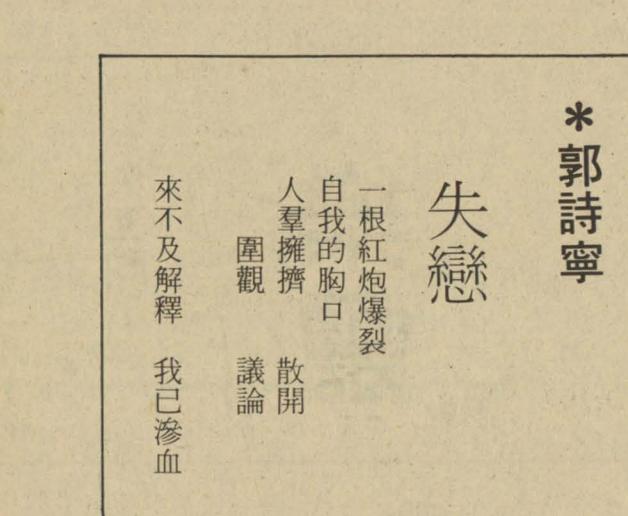
老人

你和星星一樣
會發出光芒
却在一瞬間
要去無數個願望
我的夢
是一片乾渴的草原
需要豐腴的雨水
再不
一點燎原的星光

路

夢裏
爸爸躺下
躺成一條
路
當我走到盡頭
發現
我
遂
躺
下

我的夢
是一片乾渴的草原
需要豐腴的雨水
再不
一點燎原的星光



*夏紹華

一座城市的筆記

燃灰

*庄魂

將心情敲進懷里
半盞兒不裝離愁
半盞兒難盛清淚
輕輕淺淺怎算醉
你不快樂麼

一定要烈烈的山嵐舐滄水？
是有一種臉孔叫永恒
卻有千百番姿態供起飛
萬萬段歌以後
陌陌生生通透透

洒洒脫脫溜溜去零零碎碎
我不快樂麼
有一種用心叫做苦
也有一種勝利名爲負

或許，或許霓虹亮盡你就笑了
也許，也許流蛾扑燈時你淚先流
有夢 累贅
無夢 悲
誰的步伐踩到了誰
你快樂嗎 我呢
就待下一次經典
能否復燃故事中的死灰

答案

千年的彈爭結束後，大部份生物都消失了
S，我們從惡夢的旋渦中逃出來
站在鋪滿欲望的殘骸的城市廣場
無言以對

一顆滿佈紅絲的太陽升了起來
S啊，我彷彿看見
一顆沒有雲，沒有浪花
充斥溶岩的星球……

妳俯身拾起一枝躺在超強合金堆中的
中子束發射器
「這就是詩人常常提及的孤寂嗎？」
我望向遠方大塊崩塌的天空
「那像不像地表」
最後的答案？

這時
天空開始

降雪

*呂育陶

1. 一叢在蔓延茂密的鐵樹公園
自城市的胸腔最核心的地方滋長。高低高高低低低高的樹顛牽連成單調突兀的稜線。在囂然的花季裏唯一盛開的不是花而是霓虹媚惑的眼睛。崎奇的葉狀是青綠的玻璃與鏡子在互相摺疊着陽光紛紜的碎片展耀自己的亮麗。
2. 城市的天空是鬱藍色的巨大。雪灰灰的雲絲在弧駝的肌膚上紋刺流動的圖騰。
3. 公路是一把在轉彎抹角地巡遊的黑色手術刀。沿着預定的虛線城市健全的四肢內臟給剖解成凌凌散散的切塊。像玩具拼圖這是一幅湊配不攏的風景與輪廓。
4. 拒絕孤矗一生的煙囪橫在街心走起路來。發動機與轉向盤穿上剪裁優美的架克招搖過市。排氣管把公路點燃成一段段大雪茄。
5. 連翕眨眉睫都要規律化的交通燈倨傲地指揮整座城市的節奏。通不通，過不過，請注意它的瞳孔。

- 10 孩子在銀光幕裏與軟硬件間蒐集二十一世紀最後現代主義的童年。紙鳶，陀螺，跳格子，玻璃彈球只有展示在寫實主義的記憶博物館內。
9. 蒼老的臉譜在多風的後巷篩漏着殘余的歲月飄來飄去。蹣跚的破布鞋已走不進狹巷盡頭那遼闊空洞的繁華。暮日在他們禿疏的腦後渲濁的光束如金色的蠶在蝕噬着最後一根黑髮。
8. 有人持守四處流竄的攤檔擺設一碗碗的血汗去買取生活的切片。
7. 紙屑與塵埃應邀風的孩子來開連場露天的樂與怒演唱會。蘋果青的罐裝七喜從7-11滾到路中央從路中央滾進壕溝裏。垃圾在悄然中朝往城市的每一根血脉展開徹底阻塞的慾圖與陰謀。
6. 頭顱在洶動的人潮中自我飄浮。愛和表情在現實的石臼之間被春磨成一掌心的纖粉。盲目的鞋緊追着時間急慌慌的列車。

- 11 有人拖一條細細的黑尾巴趕在潮流的風向中探索時髦的海市蜃樓。有人癱溺在遊戲機前用兩角的硬幣把青春按掉。有人漫盪在濃妝的購物廣場裏把年輕點滴地刮出來捲成一根根的香煙悠閒的抽吸。
- 12 另一種上帝：兌現機與信用卡。
- 13 快樂的子彈構思每一個悲劇的結局。大量的精液在暗夜的胸懷中游滑向溫存的卵巢。
- 14 結論：頹腐，廢墟與毀滅。
- (備註：草寫這些筆記時，我坐 在一座城市的屋頂上閱讀《用意象開闢謬思》一書)

時已晚

1

陣陣細微的摩擦聲在夜的媚行中逐漸變成一局不能忍受的煩音。裘艾霜一直弄不清是自己的耳朵聽到還是在夢中所感受到的那種錯覺。她的手指揉着眼皮，在一陣酸楚和疼痛感歸隱後才艱辛的睜開雙眼，一個深呼吸後她的眼皮又重重的蚌合。就在她又要跌睡的時候，摩擦聲夾着一股陌疏的氣味分別肆進耳巷鼻道，使得她的腦際有了迅捷的刺激而起了敏速的回響。

20·8·89 星期日 晚

裘艾霜的眼皮閃開，視線在從板縫中切進的月光裏是一口的黯糊，靠窗的煤油燈已不知在夜的第幾次鐘聲間殞滅。她的左手伸進枕頭底下，抽出那把巨型手電筒，食指一個推移就使房間亮起了一條光闊的路，她的眼睛就隨着光的終點而潛移。

21·8·89 星期一 夜

收拾得整齊乾淨的房間在光影中正與沉寂渾然一體。她在光團的背後，如貓，瞳孔隨着加劇的心跳而擴大。

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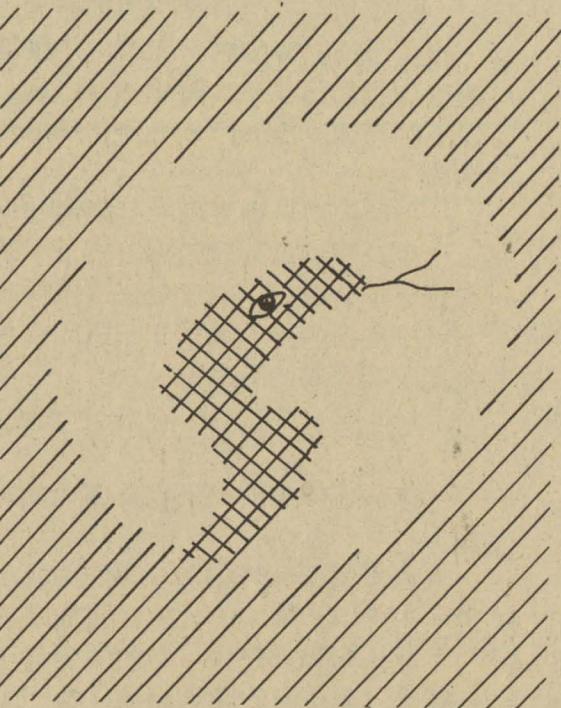
一筒尖硬的冷從視線的末端飛起，撲進她的體中，那流狀的寒意正像窖當艾水壩的衆水，洪捲進機器房內；裘艾霜的足底發顫，趾頭抽筋不能撫直。她的手指抓緊手電筒，幾乎可以將它捏扁，但手腕的痛沖垮了她的驚呆，使她微張着因恐懼而乾枯的嘴，呻吟着。

哦哦哦哦。

她的意識在暗啞的呻吟中喚醒，粗暴地告訴她，在光圈中，正一伸一縮一伸一縮的分叉銳舌跟她是那麼的接近，是那麼的一觸即發。

時已晚

裘艾霜的腦際輕輕的流過同樣的名詞。蛇蛇蛇蛇蛇。



擺動着扁頭的蛇在黑暗與光圈中是一團潮濕的魅影。牠閃着眼中的狡光，有點迷惘地留神觀望着。

裘艾霜就平擺在床上，眼睛在做最後的掙扎與奮鬥，彷彿努力瞪着蛇眼，蛇就不會移進。她的眼框發硬，彈珠似的眼球欲奪框而出。牙齦因着緊張的敲擊而發出酸麻的撕扯，而心的跳動，像舞獅團的鼓手擊着紋花大鼓。

秒針在靜寢中躍進，裘艾霜的活力也在時間的推移中逐漸恢復過來。她脫手飛了手電筒，大喊一聲，就從床上跳了起來。那粗壯的蛇反而吃了一驚，開始團團轉。床上的手電筒滾了幾滾後，那四處飛散的光才匯集成一條布，將蛇闖行的黑影貼

在淺藍色的木板牆上，影影焯焯中愈增加了牠的詭秘。

裘艾霜握緊拳頭，在光圈後跳着腳板，以一雙大眼釘牢了蛇身，尖叫就從咽喉裏奔出，嘶啞地加速了蛇的亂闖。

全身紋着花斑的蛇在牆角下游移着，驚慌得找不到出口，拖着圓溜溜的身體，沿着牆壁向上爬，又跌了下來。裘艾霜只懂得尖叫，卻怎也沒勇氣跑去開門。蛇在狂烈的尖叫聲中也昏了頭，開始打着沒有定性的轉。

24·8·89 星期四 夜

哀叫聲把凝結成餅的濃夜膨裂，加上狗的狂吠聲，夜更碎了，整個小村子在滔滔不絕的音響震蕩中甦醒了過來。裘艾霜人是痴了，但還是在那熾烈的嘈雜中嚇得直了眼，只乾瞪着扭着軟體的蛇。

裘老師裘老師，甚麼事甚麼事？

大門蓬蓬地響起，裘艾霜揮着手掌，在極度的懼慄中艱辛地咽了口水，但蛇卻在這時向着她滑衝過來，那滾圓的尾巴橫掃着，在光圈下是一綑上了顏料的麻繩。裘艾霜推翻了高背藤椅，雙腳一提就跳到了床上。

啊——

這一陣高呼宛如除夕夜的那串鞭炮，炸開了一條音的尾巴，灼燒了耳膜，吊起了五臟。

裘老師裘老師，到底甚麼事呀？

甚麼事呀裘老師？

焦慮的詢問在門外響起，裘艾霜在暗中吃力的搜尋着蛇踪，牠已竄到書桌底下，頭高高的仰着向房門滑去。

蛇蛇蛇呀！

裘艾霜的嘴角抽動，聲音發着抖，幾乎不成字地嘶喊出來。她的整顆心懸掛着，根本沒有辦法正確地將眼前最害怕的

東西變換成一個沒有生命的音節。
夜

甚麼東西在你房裏？你出來開門呀！
你開門給我們進去呀！

裘艾霜一腳踏到抱枕上，那柔軟的棉花吃着她的皮膚，她倒疑心得猛然跳起來，彈得床板都砰砰大響。

蛇呀蛇呀！我不能去開門！

裘艾霜微彎着身子，對着房門口大叫。她已聽出是校董高定度和在村子裏開着一間小雜貨店的江志鴻的聲音，緊張的情緒才開始鬆弛下來。

甚麼？蛇在你房間裏？
你不要怕，我們來救你。

25·8·89 星期五 午

蛇拖着豐膩的肉狂暴地在牆角下、門板腳撞擊着，那不停擺動的平頭觸着門板，發出板的乾脆聲。在電筒的光照射下，腥濃的蛇味隨着狂烈的擺動而劇增。裘艾霜哀叫的熱潮逐漸被鎮定所制服，她高高地站在床上，幾乎有點羞愧地望着亂竄的蛇。她望着牠笨拙地要從牆壁上爬走，可是未爬及一半的身體高度就又跌回地面。幾次的努力，已顯出牠的倦態，但還是設法着要出去。

裘艾霜很想衝去開門讓牠走，但是恐懼的餘韻仍然神密地遙控她的腳，使她只能替蛇焦急難過起來。

裘老師，裘老師。

喊聲就在身後響起，裘艾霜反而又被嚇得心跳加劇。她雖然還是發着抖，但心境已慢慢的回復自然。眼睛注視着無助的蛇，她只希望牠能快快的平安離去。窗外喧囂的人狗聲不住地響着，使她倏忽醒覺

蛇的命運在自己的恐慌中已定型。

26·8·89 星期六 夜

裘艾霜將垂在眉眼角的髮盡速往後撥，指尖冷冷濕濕的觸到皮膚，才發覺微微顫動的肌體已被汗水洗禮。她以掌心擦掉臉上的汗濕，雙眼仍然隨着蛇體的變化着情緒。

打開窗口，裘老師，打開窗口出來。裘艾霜抖着趾頭踏到地板上，微彎着身體躡足到窗沿，拔了栓，手電筒的光就割殘了整窗的夜，砸醒了一室的昏黃，也照亮了裘艾霜光滑的臉。

29·8·89 星期二 夜

滾滾流線型的亮光就在窗內的實體中停泊。

高定度在窗外的那片黑暗中發了會兒呆，手中的一線流光就像寫滿驚嘆號的目光一樣，黏黏地在裘艾霜的臉上靠了岸。從遠處行旅而來的晚風撩散了她一頭零亂的髮，臉的輪廓就像瓷雕一般的愈加顯明，但是裘艾霜在濃黑的睫毛下的圓眼，雖然汪汪地漆黑着，卻沒有恐懼的泛濫。

31·8·89 星期四 午

高定度在堅毅而近乎憊勁的勇氣之目光下，醒覺肩負的責任。原本提吊着的一顆心，也在裘艾霜鎮定的美中歸回原位。他一腳就從窗外跨過窗沿，含着一點脣腆的不安，矮矮小小的身影加添了室內的緊湊力。

裘艾霜還來不及開口，第二道光就又從窗外飛奔進來，到處橫行後始在她的下巴處紮了根。她在光的上半部清楚地見到閃着冷光的三角叉，堅固的安裝在一柄長長的硬木上。牛笨彷彿被施了咒一般，仰

着臉，僵硬的扒着窗沿，目光如炬的在她身上燃燒。

你拿這個做甚麼？要打死牠啊？

裘艾霜注視着三角叉，不禁起了一股莫名的刺痛，在心口上扎過。她從光中移開，向房角靠去。牛笨把叉伸了進來，高定度默默地接過後，謹慎地望着奮力亂鑽的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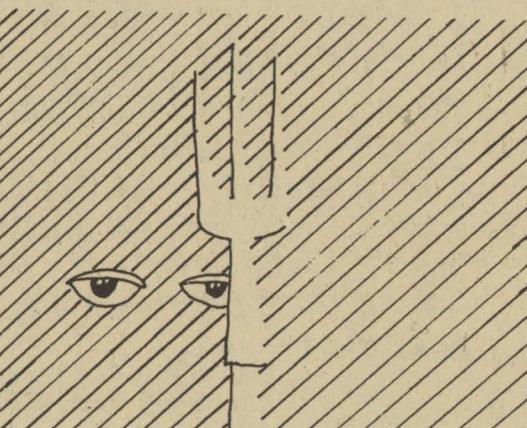
很像那天在店仔捉到的那條。那天吃得飽飽容易下手，今天看來好狠哪。

高定度看着十來尺長，碗口般粗的巨大蟒，雖不動聲色，心裏卻騷騷地起了寒意，而在寒意的背後，卻有反擊的快感。

就是那條啊，怎麼會跑到這裏來？鴻伯不是把它關在鐵籠裏？

牛笨緊靠着高定度，在強光下細細的辨認後輕輕地開口。他想起那天的搏鬥，心底不是不起寒意，而是有一種尖刻的得意掩蓋着懦弱的心，使他必須在沉冷的懼畏冒泡之前把英勇根植；重要的是，不能讓畏縮的手被裘艾霜逮住。

他回頭望一眼暗角裏的裘艾霜，沒有淚，也沒有慘呼昏暈，使他完全相信這不是含蓄的做作，而是源自她體內的那股神秘、倔強而勇敢的本質。他再度將目光射



回扭動的蛇身，雙掌握緊了自信和些微的興奮。

沒聽到鴻伯說不見了蛇呀，還打算這個拜六宰了吃。

高定度輕聲說話，怕不停的嘈雜沖昏了蛇腦，蛇就越發兇殘了。他看見室內多了一道亮光，轉頭向窗口望去，蹲着越過窗檻的江志鴻活像一粒超級大足球，穿着黑白格子的睡衣褲滾着躍到地板。

裘老師，你快下去呀。不要站在這裏啦。蛇呢，在哪裏？啊，這麼大條呀！快下去。快下去。

江志鴻揮着手，整束的光環也跟着舞動。他的影子映在木板牆上，那寬闊度幾乎可以把整片牆壓塌。

就是你的蛇喔，怎麼搞的？不是關得好好的嗎？

牛笨走到他身邊，扣低了聲音，不滿地說道。

我的蛇？我早上去看還在呀！咦，是哪裏，我的蛇嘛！怎麼在這裏。裘老師，你的房間裏有洞嗎？

江志鴻仔細的認了一回蛇，那扁大的頭和引人唾沫的胖體是他所熟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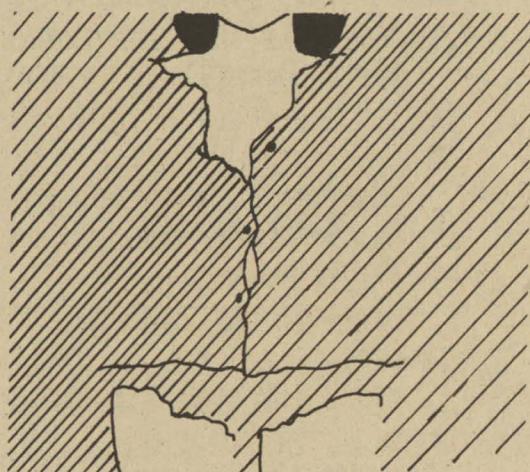
裘艾霜因他不停出聲說話和最後的一問，剛才的一些疑問變得清晰明朗起來。她在被狂潮似的情緒擾亂後，心境已呈現一片清淨，可以好好的思考；雖然在靈魂深處依然有一線悸動。

沒有。沒有洞。我也在想，牠怎樣進來的？

你快下去吧，不要在這裏了。

牛笨把手電筒的光射回她的腳下，一心只想她快快離開這兒，只怕耽得越久，那原先的恐懼會循着老路嘶嘶地回來纏她，那是他所不肯的。

裘艾霜輕輕的扶起高背籐椅，高定度



不要把牠打死啊！

她回頭往房門口看去，只見蛇依然猛鑽着，那結實的背部和暗色斑點呼張着對生存的渴求和拂扎。裘艾霜可以感受到那種加諸在蛇身上的壓力，就誠懇地，近乎哀求地望着牛笨，牛笨有力的手，和江志鴻手上的三角叉。

牠沒有傷到我，讓牠走，好不好？

31·8·89 星期四 夜

沒有人應腔。

江志鴻旋轉着手上的利器，可以沉實地感覺到大板刀砍在豐膩的肉上時的震盪；蛇的堅硬結實是會將大板刀彈起的。他的廚房裏還掛着幾包藥材，放半公斤黑豆和幾小片橙皮，如果再殺一隻鷄，就更爽

就將牠提到窗邊。在光的浪散中，裘艾霜低頭看見自己短褲下裸着的兩條長腿，還來不及臉紅，就又瞥見寬鬆的衫領下沒有上扣的第一粒鈕而白晰着的肉，火辣辣似的紅光就象閃電般爆在臉上。她背着光，匆匆的扣上鈕洞，想起牛笨的怔呆，臉燒得更形了。

高密度避開了裘艾霜的目光，在浮浮的光圈後，紅絲滿佈的眼陰陰地輻射着仇恨的電磁，尖瘦細溜的臉涼涼地鋪席着欲復仇的盛宴。她拖動左腳，腿肚的一條大疤明顯地怒吐着癟着走的恥辱；他永遠忘不了幾年前的蛇齒，瘋狂地鉗緊，不僅是皮肉的痛，也是心口永遠的痛。

牠真的沒有傷到我啊，我一點都不怕了。

裘艾霜看着牛笨，彷彿得不到保証蛇的平安就不肯離去似的。牛笨粗魯地以指尖擦一擦鼻尖，搔一搔鼻孔，再橫掃過面頰扯一扯耳朵，企圖以這一連串的動作來掩飾他的不能應承。生存就是無休止的格鬥和連綿的廝殺，這是他唯一的教訓和信條。

蛇在牆下鑽得更加生猛了。雖然明知是一面死壁，沒有供容逃遁的明徑，牠依然盲目地努力着。裘艾霜攀出了窗口，一望，窗外的手電筒光照亮了整架木梯。

裘艾霜就露在光中。

光穩定在梯身。

喧嚷的人聲也終止在光中。

許多人都見過裘艾霜在艷陽下飛奔疾行或低首緩步的風姿，許多人都肯定的知道那種色彩，但不知道會有這般的震撼力；目光，都似鐵，生锈了。

裘艾霜踏着梯級，羞澀地忍受光的照射和衆人的沉默；一種不尋常的沉默。她知道自己不論在何時何地出現，都會引起一陣的靜默，這彷彿是唯一的方程式，來驚嘆她的亮麗。

1·9·89 星期五 早

老師，蛇很大條嗎？

老師，妳怕嗎？

老師，媽媽說叫妳去我們家。

裘艾霜早就心底愧嘆自己的不夠鎮定，鬼哭神號的驚醒整村人，不單止臉上有難為情的意思，就是雙眼也流露出陣陣的難堪。縱是如此，大伙兒在暗夜中也只見到她的勇於面對，雖然心裏暗暗地希望見到的是她的驚慌失措，然後自己就可以扮演撫慰與救難者。及至一見她的淡定，也就有點興味索然了。

裘艾霜婉拒了大家的好意邀請，也含笑謝了大家的關懷；大家見她甜美的臉容，也就高高興興的放下心來，都相信和接受她的鎮定並非偽裝的大胆了。

夜在月的愛撫中不斷的趕路，風掠起了一季的情，漚遠的、淺淡的，都沉澱在似水的光華中。裘艾霜抱着膝蓋，望着木橋下的河水，那是一灘倒翻的墨汁，深冷冷的流着滿肚的黑。

難道真的沒有回轉的餘地嗎？

我喜歡這兒。

但你只看到表面呀，它的內情你懂嗎？
我會去懂得它。

艾霜，凡事不要太早下定論。

爸爸，你看這裏大片大片的叢林，空氣嗅着都有河邊爛泥巴的氣息，還有這條長長的小木橋，哦啊！

裘艾霜一腳踏到板的邊緣，沒想到另一邊的鐵釘已脫落，整塊板失了重心，連人飛起，重重的跌到退潮後露着的軟泥巴裏。裘知仕忙放下行李，也跟着跳進橋下把她從爛泥裏拖起來。

她扯一扯白衫上的污泥，雙手沾滿的是黏滑的泥巴，鼻子裏嗅到的是更加強烈的泥味，抬頭望見父親焦急不安的臉

，和滿褲腳的臭泥巴。她笑了。

你下來做甚麼呢？我會起來呀！

我應該把你踢進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而不是允許你到這種地方來。

河面上的風夾着重重的霧氣兜湧而來，不單止肆無忌憚的將髮托走，還濕濕的躍進圓睂的雙眼裏。裘艾霜閉上雙眸，超過半年的快樂與不快樂也在睜眼與閉眼之間流逝，而緊記的是不能讓記憶纏繞每段難制的思緒；那是一種冷利的傷，切在心上濕軟的舊瘡，也就痛得更繚繚了。

你的畫呢？

爸爸，我是來教書，不是作畫。

但我記得你曾說過要去體驗生活，將被人漠視的人生溶進你的畫裏。

這是我的痛苦。爸爸，我畫不出。我只能感受，只能心痛，只能站在一旁默默的觀看。我的畫紙依然是一片空白。

你開始長大了。艾霜，很多事情不是生存在想象之中的；而是跳過了想象的界尺，終歸失望嗎？那是不智的，也是膚淺的人生觀。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爸爸，我不會輕言失敗的。

那我就放心了。

裘艾霜酸酸的想起父親。隔着太多的山林樹野，遠着太多的河川水陸，思念是一路的獨腳跳，永遠跳不出重圍。地重重的吸一口氣。使勁的鞭策自己，不去回想剛剛的驚懼。

爸爸。

有許多聲音在尖嘴着她的思想細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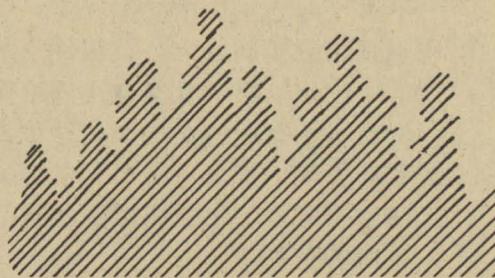
痛苦是我的候鳥，時常飛回來尋它的舊愛。而我卻不能將這種的牽掛在言語間流瀉，讓別人陪着凝魂，就是聽的人沒有激起絲毫的心靈顫慄，於自己也是一種自負的傷害；所以緘默，找一個勁風的午夜

，哭葬它的魄勢。

風越過。她回首。

橋的中央黑黑的坐着許多瘦小的剪影。

1·9·89 星期五 午



2

潛意識裏，每一個人都在期待着這樣的一個嚎叫的夜晚；如果有淚，會更加欣喜與滿足。但是裘艾霜的冷靜粉碎了大家的幻想，使每個人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裘艾霜，她敢在全村人都畏懼的老屋子裏獨居不是蓋的。

牛笨環視小小的睡房，除了床上紅色的被零亂地捲成一團之外，各樣物品都放在應該放的地方。他的幻想曾跟別人一樣，看這大胆的女孩會大膽到幾時，終有一天……；他以為他會來捉鬼的，就是從來沒有想過要來捉蛇。

把他又死，還是活捉？

江志鴻眯着腫眼，慢移過來。

不好吧，打死。

牛笨看着略顯疲倦的蛇，想想自己的話不大對。

在這裏打死牠總不大好。活捉好了。賴頭呢？還沒有來？

1·9·89 星期五 夜

還會來？最近鬼影都不見。

高定度的話才說完，就猛的想起甚麼似的睜着小小的眼睛，頗為銳利的望着牛笨。

裘老師說房間裏沒有洞，看看這麼緊密的房間，不說蛇，就是老虎也跳不進，好像有點怪。

我也說怪。

牛笨看一眼江志鴻，彷彿已有一支箭，同時穿進三個人的心窩，扯出一些不想再想的舊事。

他昨天有去我的店，後來還去看一會兒蛇。我老婆說他一句話也沒說，就走了。

江志鴻的話剛完，不愉快的感覺就像噴泉一般湧了出來，溢滿了三顆心，不安與羞憤也同時分佈在各人堅實的臉上。

2·9·89 星期六 早

不可以叫老戲重演，明天就得去找他。鴻伯，你拿着電筒照，我們快點動手的好。

高定度歪着薄薄的嘴巴，臉皮像被樹膠汁黏吊着半邊嘴角，話講得越多嘴角就越加往上吊，講到後來，幾乎連半邊頸項都跟着歪在一邊了。他接過牛笨遞來的手電筒，一併交在江志鴻寬大的手掌裏。

牛笨捲起衣袖，高高的捲過手肘，再一推，袖口緊緊地紮着腋下，就露出了圓圓實實的臂肌，和皮膚上天生的一長條的紅。兩邊衣袖都被捲起，兩邊手臂到手腕都有一長條的紅；胸口露着，也是一片紅。

他以右姆指去扣左掌的手指關節，每一個清脆的響聲就似決心與勇氣的回應。在深冷的夜裏，他必須以經驗與智慧與精力去對付自然界的仇敵；不論是甚麼，與自己的利益與生存起衝突的就該被消滅掉。

高定度捉着褲頭用力的拉一把，褲腳太窄了，緊緊的束在小腿肚，褲襠就把下身都拉痛了。他神經質的摸摸自己乾癟的臉，目光灼灼的望着蛇，那迫切的憎惡熱度幾乎可以把蛇的魂魄勾走。

巨蟒也彷彿感受到欲來的搏鬥，靜止着，扁平着頭，蛇舌仍一吞一吐的戒備着。牠的眼睛藏在眼蓋骨下，醒醒定定地詭視着。戒備也使牠的斑皮扯得緊緊，那背部的黃褐色配着暗色斑點就更加黃油油地亮着和一粒一粒地黑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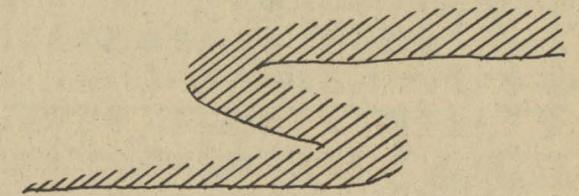
江志鴻站在室中心，以三枝手電筒的強光觸傷着蛇眼。他的心開始笨重地跳快幾下，臉紅得更加油滑了，但他沒有伸出手去把汗抹乾。

牛笨微彎着身體，映在牆上的影子鬼鬼地輕移向門口。他的手掌僵硬，姆指與別的手指分開，從食指起，就一指緊擠着一指，形成一個有力的弧形，而所有的力量就儲存在這個弧形裏。他的目光明亮，瞪射着蛇頭以下一點的頸，那一部分才是下手的地方。捉蛇的位置要拿捏得準，太上了就送指入蛇口，太下了就是龍門大開，蛇一個轉頭就是一咬，不痛死也丟了八成命。所以他的目光定定地望着該下手的地方。等待着。

高定度弓着腰背，像一只山貓，在關鍵性的時刻就會縱身一跳，企圖以狠以準宣判蛇的命運，唯一的：死亡。他的神經拉到滿滿，必須行動了，不然就有神經扯斷的危險。

誰知。

蛇像充了電，發了狂一般回身一鑽，那高高仰着的頭就似公孫王族的氣勢，滑衝着游行。長長的尾巴左擺右掃，箱子面上的書本紙張就遭了殃，尾尖再一用勁，整盒整盒的蠟筆水彩就五顏了地板，六色



了強做鎮定沉着的人眼。

江志鴻迅速踏動胖腿迴避蛇的衝勢，手上的強光仍然刺着牠的眼。牛笨聽得一陣呼呼亂響，還以為耳鳴，原來是心跳，連捉緊的手掌心都可以感到脈膊的跳動。他跟蹤過去。

3·9·89 星期日 夜

蛇在地板上放肆的竄行，彎彎曲曲的軀體在強光中是刺眼噁心的赤裸，露着原始的機伶巧詐。牠的大頭隨着頸動而伸啊伸啊地向着房角蠕去，然後盲目撞着牆壁。

笨蛇笨蛇。牛笨的心裏狠狠罵着。他的緊張已被蛇的亂鑽而稍為放鬆，必須重提一口氣才能把手勢拿捏得更為有力。高定度吊着眼皮，蠻有默契的望向牛笨。

於是。

時間在凝重的空氣中絆了一跤，在肉體與肉體的爭戰中做了目擊者；它以森冷的靜寞允許了文明世界中的野蠻交手，也以淡然的態度再度見証了牛笨的力道：蛇在如鉗的掌握中是一條浸了鹽水的麻繩，在痛苦中忘記了自己的生平。

4·9·89 星期一 夜

他坐在河岸邊的大樹根上，讓吸氣的緩流昏昏地閃動上唇的粗毛硬鬚，視線似枝塗上液汁的銀針，飛越橋中央的暗影而

嵌進橋末端的背影裏。

他並不擔心她會縱身跳進水裏嘗試以水來做爲凶器，就是不小心掉進去，她自己也會爬上來。他靜坐着，雖然隔着一層暗夜，卻彷彿可以感受到源自那末端撲面而來的無助感。於是只有待着，不安的心才逐漸的平和下來。

9·9·89 星期六 早

我這孩子頸硬得很，固執起來，怎也拗不過她。

裘知仕雙手插在褲袋裏，倚着樓梯的硬木把手，閒閒地說着。

他們說這種地方有甚麼好呢，你別誤會，我不是說這種地方就不好，她卻看來很高興，要親眼看不同的地方，親身體會完全相反的生活。

牛笨吸一口香烟，火頭就切開了夜的帷幔，在吐出的烟團中，裘知仕在個把月前留下的印象越發清晰起來了。

我們不是不放心，只是跟家人隔着太遠了，要擔心也嫌路遙。反正有空，就來跑一趟了。

牛笨想不起自己當時怎樣回答，就是到底有沒有應腔也無法肯定。他只記得自己看見裘艾霜滿身泥巴的時候尖銳的感覺；像有一根火柴劃過他的鼻尖，臉就發燒了。

我們都在想，讓她去吧，不出一個月一定會哭着跑回來，誰知道呢，第一學期放假一星期都不回家，說是要替小孩子補習。

裘知仕說着，就把吊在扶手旁的鐵罐提了起來，野花弄紫了整個罐。

我卻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只要年輕。是的，年輕，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牛笨猛力吸一口氣，樂福門就縮短了

它的壽命。裘知仕是個悲劇世界中的理性人物，有許多獨到的見解。當然，一個人活到某一個年紀，既使不能成爲思想家，現實也會硬硬教懂他一些東西。而牛笨並不是不想起飛。每一個人都是一隻鳥，鼓動着發育未全的雙翼，有的飛越重山，有的翔過汪洋，有的象一隻短腳的北京鴨，從山頂呷呷地飛到山腳。牛笨覺得自己像一隻扁嘴巴的鴨多過像一隻鳥。

9·9·89 星期六 夜

他頗爲吃驚，發覺自己在這樣的時刻居然能想起這麼多，連裘知仕左頰上的一顆痣，每在講得生動處時，向上尖翹着的毛也活潑得跳躍起來，都歷歷在目。他在村子出現，曾是一陣不大不小的騷動。見過他的人都說。不僅裘艾霜不適宜小農村的陽光水露，就是她的父親，也只能坐在冷氣房裏指揮大局。但是牛笨並不這麼想，彷彿有一根線，他窺視到裘知仕潛意識中的一抹隱密的歸戀。

我失去許多，因爲年輕。

牛笨將煙蒂狠狠的塗在樹根上。裘知仕使他想起許多人、許多事，尤其自己。

11·9·89 星期一 午

牛叔，捉到蛇了？

殘月色淵中，牛笨認出了江朝那比實際年齡還要粗豪的少年臉。

你爸爸將它拖回家了。

牛笨輕聲回答，然後就聽到江朝的一排白牙齒所帶起的一小陣歡笑聲。

有蛇吃了。爸爸原本就希望這個拜六要殺蛇，現在又捉到一條，兩條一起煮，哇塞，好嘢。

江朝高興得越靠越近，肩膀溫溫的抵

着牛笨的手背，從正面上望下來，牛笨第一次感到牙齒的過白會在夜間成爲一種恐怖的導因體。

那是同一條蛇。你不知道你們的蛇不見了嗎？

我們的蛇？沒有啊，我不知道。媽媽說太大條了。不許我們去看。

11·9·89 星期一 夜

江朝幾乎是喊出聲來，那不置信和略帶失望的語音將夜切成段。有幾個黑影從橋中央輕輕的移過來，在月下，似帆，逐水。

12·9·89 星期二 夜

牛叔，我們的老師會不會嚇壞了？一句話都不說。

高亮多扯一扯牛笨的衣角，然後挨着他的腳跟，坐在樹根上。

是啊，一直看着河水，也不知在看甚麼。

夜色瀰漫中，江朝的聲音居然也象高亮多一樣，有一種淒蒼的餘韻。牛笨牽牽臉皮，在厚鬚下的唇竟笑了。

也許她在數河裏有幾條魚。

笑聲自黑影中的白齒間跳了出來，夜也突地燃燒了起來。

我們的老師是很怕蛇的。有一次老師教我們數學時，不知誰指着牆壁上的壁虎大叫四腳蛇，嚇得老師跳了起來。

高亮多止住了笑，拍着她身旁的男孩子肩，一板一眼地說着，還做狀要跳起來。

她說不是怕蛇呢，是那陣大叫聲嚇人。那樣子大叫，誰不會嚇到。

13·9·89 星期三 午

江朝幾乎是辯護似的急速應腔，彷彿高亮多的話會形成一種殺傷力，破壞裘艾霜美好的形象，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語氣，聽在別人耳中卻是一種擁護偶像似的反攻。

你們先回去好了，我想她不會有事的。牛笨推一推江朝，那年輕的肉使他想起結實的蛇頸。

天也快亮了，不然去幫老師把房間收拾一下也好。

如果不是因着蛇的出現，牛笨連想都沒有想過一個女孩子的房間是怎樣子的。他閉一閉眼，卻可以看到實際情形似的明顯。

我去。

我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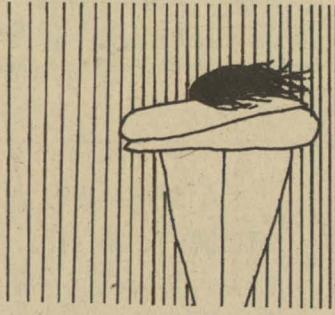
牛叔，你看住我們的老師哦。

高亮多的哦在亞答樹的叢葉中拉成一條長線，要斷了，然後又意外的被風拾起來，拖着走遠。牛笨望着灰濛濛的天，還有天際的一顆星，感到靜謐到了某一種程度後是有意想不到的影響力的。譬如說回憶，譬如說憧憬，存在人的一呼一吸間，逐漸成形，思想就會揮着調色盤，在每一個念頭中加上顏彩。牛笨拒絕被上色，他突然站了起來，那高大的樹在風中也呻吟似的搖一搖它的葉子。

16·9·89 星期六 午

裘艾霜支起雙腿，手環抱着膝蓋，只感到冷風中涼涼的皮膚，像站在風扇腳下的頭皮，凍到髮梢。

她聽到木橋上傳來的脚步聲，一步一步的，有無限的謹慎一般。但她只看着漸漲漸高的河水。河是一個延伸，展拓到南中國海，每一滴水都有藍色的夢，縱使在



高空下只是一帶黑布。她忘不了從首府到詩巫的空中鳥瞰，那突然將墨綠的森林割成彎彎曲曲的巨型海帶，透過柔軟可枕的浮雲，向她施了呼喚的咒語；她望向遼闊的河面，在夜空下，是墨黑中的第幾個彎角？她很想知道。

再給我一年的時間，爸爸，我會告訴你我的決定。

但你去年的去年也曾這樣說。

是。那時不同，那時我在市區教書，天天看到孩子是白白嫩嫩的，眼睛要依靠兩片玻璃才看清東西。我現在看到的是生活。

她將臉埋進臂彎裏，只感到夜的黏氣滑滑的纏在臉皮上。沒有淚，但是卻有一股哀哀的氣體在四周爆開，連帶的把人也塗上哀氣了。

我不想依靠你，才能做一個畫家。而我們的畫家就和作家一樣多，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我知道你想說甚麼，苡霜，你要得罪人了。

裘苡霜嗅到一陣香煙氣，再望向逐漸

明朗的河面，才醒轉半個夜晚已在流水中趕完全程。她望着對面河的大片叢林，幾乎是譏諷似的牽牽嘴角，笑自己的天真，接近愚拙的天真。

她赤着足走在冰涼的木板橋上，看見牛笨的嘴唇被煙火照紅，腳邊是零亂的香煙頭，有的還冒着煙。她想停下來踏熄煙頭，但看到自己光着的腳板，正躊躇間，牛笨一腳踏上去，煙從長筒鞋的黑齒邊弱弱地撇出來。

她仰起頭，望進牛笨明亮的雙眼裏，那裏有太多的東西，是她讀不懂的現代生活語錄。她不是不快樂，只是想得太多，快樂也就相應的減少了。牛笨坦誠的凝視，使她的心境突然感到清朗起來。

輕快的微笑就泛在她臉上。

一轉身，她帶着一種放鬆的情緒繼續前面的道路。要活着，就要把每一種突發事件當做一種經驗，雖然這經驗是苦澀的黃連。她看着前頭躺在天空下的小村子，想起有次和學生們去桔子園，也是走在更小塊的木板橋上，一起吟誦的聲音，夾雜着美麗的夢，在身旁響起：

天寬寬，地寬寬，
哥哥騎馬弟乘船。
乘船航大海，
騎馬上高山。
山有谷，海有彎，
待我跨鶴飛雲端，
星星笑得眼兒眨，
月亮笑得眉兒彎，
白衣仙子來迎接，
玉皇宮內玩一玩。

16·9·89 星期六 夜

她喜歡這首兒歌的意境，有強烈的幻想和極度的美好，在疾行中，她忍不住輕聲朗誦起來，就是在朗誦之中，她的心也是恬靜的。許多時候，她會無緣無故的想起阿肥，有一身灰麗的毛的貓，尤其是貓眼，是那麼的冷那麼的靜，彷彿是伏在那兒審判世界的禿鷹，而那審判是有絕對的準確性。裘苡霜停止了吟誦，強烈的想着那兩粒圖着智慧光的瞳孔，要伸出雙臂將它抱在懷裏了。她常想自己的性情幾乎跟貓一樣，因為善變，一如貓收縮自如的利爪。

17·9·89 星期日 夜

木板橋在晨星中是一節一節的馬陸，好似總有走不完的綿長。她在自己的足音中分辨出另一種較沉重認真的踏步。嘴角一牽一顫，近似虛榮的得意就形成一個溫柔的笑，亮在透着涼氣的淨臉。

你不能住在這裏。鴻伯那兒有一間房，是上一位老師住過的，都收拾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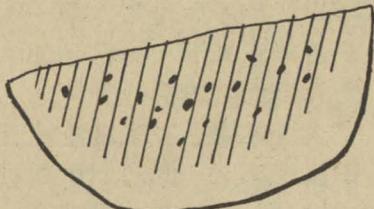
高定度吊着唇角，試圖用最後的努力來說服她。

我看不出有甚麼理由讓這間屋子空着。我不怕。

於是她看到人群中的那雙眼，有挑戰的等待和默許的神色。屋子是他幾年前連着地一起買下來的。屋主對這片潮濕的地絕了望，狠了心全家搬到鎮裏租了一個小房間住下。聽說那小房間的生活並未比潮濕的地所帶來的失望小，於是，高腳的木板屋就開始傳出種種聲音，傳出種種的傳說了。而這傳說又是那般的傳神，把尚有幾分疑惑的心也動搖了。及至見到面不含懼色的弱質女流的堅持，新的屋主即刻動手整理屋裏屋外，證明自己並非傳說的戰勝品。

她有一天午後回去，看見屋子四周都釘上了密密細細的竹子，樓梯腳下有一道矮矮的小門。她高興得大笑。也許那笑聲響得超過任何人的預計，引得附近的幾戶人家都跑出來看個究竟，把那個正釘着竹籬笆的人臉瞧紅了。於是不久的午後，門外總有一些驚喜在等待着，有時是一籃的番茄，幾乎凡是地裏可長的，口裏可吃的，都會出現在門口的小木桌上，也從來不標明是誰的東西。她每天從園裏經過，都會知道誰家種了甚麼誰家又種了甚麼。

有時候她改學生的日記，常常跳出這樣的句子：「牛叔送一隻鴨給我們，我們很高興」「今天下午，我經過橋頭時看見牛叔手上捉着一條還會動的水蛇」「牛叔真厲害，幫爸爸把擋在岸上的木船扛到河裏」。她提醒學生們寫日記要記下自己生活中最有意義的事情時，得到的回答是「牛叔是我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事，老師，我每天都沒有要寫的東西」。等到每一本日記簿裏都有牛叔這樣牛叔那樣的時候，她又說如果你覺得某人在某天做了對你來說具有特別意義的事或帶給你某種感想的時候，寫吧。她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透過小孩子的觀點看到了屋子的主人的精神面貌，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小孩子仰慕的感情擾亂了內在的自負，因為有一個星期三的午後，木桌上躺着一粒大西瓜，她是午過



三時不吃西瓜的，怕脹氣壞了身體，強忍着愛吃的口水到周末早上，一刀切下去，紅紅的肉像她快樂的心情一樣化水，熟透了的瓜紅了滿桌子，一抬頭，只見牛笨站在梯腳含着複雜的臉色看她，她只有傻傻地把瓜肉撥開，一片一片的把白色的西瓜皮丟進鍋裏煲水。既然吃不到西瓜肉，喝了西瓜湯，該不算是負了那人的心意吧。她在第二天早晨才吃到甜到似加糖的西瓜，和瓜及屋子的主人一起吃。

裘艾霜回眸一笑，身後的脚步戛然而止。

24·9·89 星期日 早

3

跟妳講過不要住那間屋子妳不要聽不要聽偏要住現在知道怕了吧？

章純音那急促得將標點符號完全遺漏的咬字不清在猛烈的陽光下聽來卻有另一番的感受；不但不怕了，反而有一種得勝的得意感。

那是一間鬼屋，有鬼的下雨天的時候。妳有帶符頭嗎？妳來的時候有帶符頭嗎聽說是很靈的。很靈的。

裘艾霜瞇着眼笑了起來，然而卻在笑聲中有掩飾不住的憐憫。她撐着紫色碎花洋傘，抱着大堆書本簿子，走在小徑上。爲着遮章純音，她自己的大半個身體被陽光大口大口的啜吮着。

我就說呀，來這種地方就一定要帶一點甚麼來，一點可以壓住那種東西的東西來你是基督徒是不哦哦來一本聖經也好。也是好。

25·9·89 星期一 夜

裘艾霜低頭望一眼身旁的同伴，那笑起來就露出整副紅通通的牙肉在午後越發顯得通紅。她發了會兒呆，倒不是因爲突見鮮紅的突兀，而是有點難以理喻章純音的精神恍惚和語無倫次。她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也是在午後，太陽高高的扒在亞答梢，她手裏環抱着一個小孩，那臉的輪廓倒看不出是男還是女，許是孩子重手的關係，半邊身子就斜斜的壓向一邊，微張着的厚唇笑了，就露出紅通通的牙肉。

我有一本聖經。但問題是我根本不怕有這樣的事；要遇到早就該遇到了，不是非在這兒不可。

裘艾霜聳起肩膀，將鼻尖輕輕的壓向衣袖。

不是我說你，有這麼多工你不做，跑來教甚麼書。教甚麼書也還不過是個臨教。一個臨教呀你不想一想。

章純音重重的咳一聲，然後並沒有意料中的吐一口痰，只是喉頭咕的一聲響。裘艾霜不明白這個動作是輕蔑還是比輕蔑還要嚴重的鄙視，她側一側頭望她一眼，再深深的望一眼，目光是不欲置評的冷靜。

她早已不爲別人的揶揄而搥肝撞心的痛；是，臨教又怎樣呢，同樣是教書，而且最重要的還是，把工作做好。她不敢說自己是最好的老師，但肯定不是最壞的一個。而她攤開掌紋，一腳踏在這片土地上，也是自己的抉擇，爲着這一點的自主和信念，她是沒有理由逃避的。

裘艾霜一路允許自己聽着章純音的胡扯，沒有一點的煩躁和厭惡。她暗暗的吃了一驚，驚異於自己的淡定和容忍。

章老師是我們村裏的人了。她在這裏有好幾年了。

裘艾霜原以爲會看到高定度自豪的臉色，但在那瘦小的臉上，居然是陰陰的一陣不自然。她不是一個多嘴的女孩子，有時候只要問一句，答案就會全跑出來了，但是偏偏只以一個會意的笑容穩住陣腳，把很可能是另一個故事的源頭封鎖住。而這種習慣是多年的累積，莫寧說是經驗來得妥善，因爲知道得太多了，並不能化悲傷爲力量，有的是加重哀痛的心；有時候在無意中得到的答案會神奇地噴湧出淡淡的喜悅，然後說哦原來是這樣。並沒有想像中的慘。

她們走在小徑上，路旁的三角草茅草和不知名的野草茂盛了兩旁，明銅銅的陽光照得泥土也乾了臉。裘艾霜任着汗水從手背裏冒出來，心裏沉實實地想着心事，也沒去應章純音，只是配合着腳的動作而向前移走。

只要不開始，她是很好的。裘艾霜舉一舉洋傘，讓手肘舒一舒筋，也提起精神聽章純音有一搭沒一句地說着話。她看來很興奮的樣子，所以不停地說着，彷彿現在不說將來就沒有發表言論的機會，因之臉也漲紅了，一個脖子也粗粗地點點粉紅着。

我就說孩子呀，我的孩子呀，不是我選擇了他們，是他們選擇了我。

妳的孩子看來很乖呀。

寵壞了。都被他爸寵壞了。

只要聽話就行了。

不是呀，幾頑的。有時看我坐着，就伸着手討抱，抱啊抱啊的呀呀叫，有時煩到我真想摔掉他。

千萬不要這樣。

有他爸寵。嗯，他爸寵。

章純音被日頭曬黑的臉居然出奇地油

光光亮了起來，雙唇閉不住哨出的上齒，一個多齒的笑就浮在顏面上了。

26·9·89 星期二 夜

裘艾霜無端端的打了一個哈欠，兩隻手都被東西侵佔，只好歪一歪頭儘量把嘴開到極小，淚水卻放肆的溢在眼框。她爲自己的舉動感到難爲情，只好在一連串的哈欠中笑出聲音來，待走了一陣路之後卻怎也想不出有啥事好笑。然而章純音是樂開了懷的，笑得特別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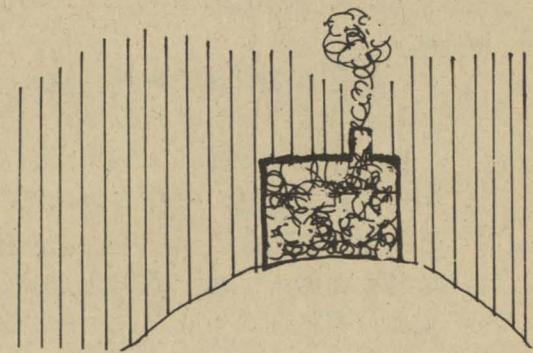
我煮了糖水，你上來喝了才走。是綠豆煮西谷米，很涼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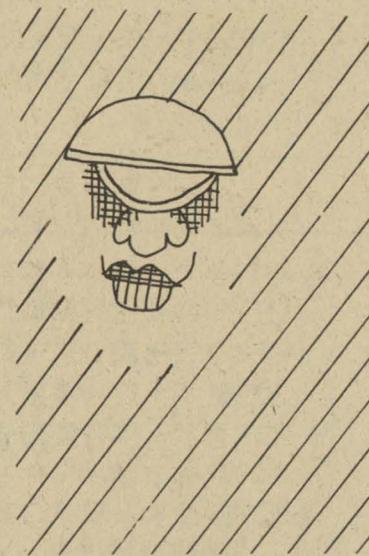
章純音站出傘外，陽光就撲地蓋向她胖實的矮體，瞇着眼角的皮膚悄悄地打着架，但在陽光下卻無所遁形。她耐心的等着裘艾霜的回答。再走過一個小彎，她的小屋子就建在平地上，四周的樹都被砍清光，空盪盪的冒出一座火柴盒似的木板屋，炊烟正裊裊上升着。

裘艾霜轉着傘柄，視線沉澱在小徑旁的甘蔗園裏，牙齒立刻起了咬嚼的衝動。她已經很久沒有去過章純音的家了，但是忘不了的還是那一屋子的人一屋子的亂。風一陣過，她搖搖頭。

太熱了，我要回去沖涼。

27·9·89 星期三 夜





她有幾次在蹊徑的末端遇見賴頭，一頂網狀的紅色鴨舌帽永遠套在頭頂，陽光蔭在鴨舌下，把兩邊眉毛兩粒眼睛陰沉住，只看到一管大鼻子下的兩片黑唇；臉孔倒是粗到泛白，微彎的唇角總猜不透是笑還是保護性的微彎，只知道那映在白牆似的臉皮上的唇有戲劇性的濃縮和病態的粉飾。她不喜歡跟他面對面的交談或相視，雖然交談的機會是那麼的少。

他爸煮的糖水很好吃的，你來呀。

章純音的人中凹着一溪的汗珠子，眼珠子散亂着喜悅的亮光。裘艾霜向來很晚才離開學校，難得今天陪她走了一段路，又聽她不停的說話，無論如何是要謝的。裘艾霜甜呢呢的笑了，婉拒又婉拒才一轉頭走向另一條小徑。

她有幾次也是在章純音的游說下造訪，未踏進家門就看着她改變身份語氣姿勢，快速得使她接受不來。而賴頭一身整潔的裝扮超過了該有的樣式，好像除了將自己收拾得整齊光鮮是他唯一的本事外，也是能夠讓他堂而皇之的站在章純音的身邊。裘艾霜往往在一間屋頂下的一大家子人

中感到失落，好像自己不過是一個多餘出來的人，沒地方放，只好縮頭緊臂的扔在一個角落裏，不生塵也等着塵來生。

她開門的時候心突然沖沖的跳快起來，氣緊了，好象頸部塗上蛋白麵粉調成的面膜，越吃越進皮層裏，透不過氣了。夜的魅影在樹影婆娑的涼爽中張着小口吹着氣踏來，使她猶豫一陣才推門而入。腥臭已消失，那班看來比她還要緊張的小孩子已將地板沖洗過，白麗還粉粉地散着香氣。裘艾霜累得只想橫身一躺，只想穿上短褲小背心睡它一個下午，但心跳得使她自己也起了疑心，舒一口氣，她抱着一大瓶礦泉水到有蓋的曬台上，攤開她的第三百六十五本書，窩進藤椅裏。

妳有空時做甚麼？（詢問）

看書。

晚上呢？（好奇）

看書。

假期？（追根究底）

看書。

甚麼書這麼好看？（生氣了）

聖經。

她捧着巨型大肚玻璃杯滿滿地喝幾口，涼涼的水一道涼進胃裏。她不喜歡喝熱飲，有一次跟朋友去朋友的朋友家，主人端出一大杯熱熱的牛奶加美祿，她說我不喝這些熱飲的語氣就象她走進咖啡店向侍者說我要一杯白開水加冰一樣的自然。她剛把蕃茄放進門齒間的時候，就看見高亮多綁着頭髮尖着一小條短尾貓似的短尾，在舖上小木板的小路上一跳一躍地走來，聲音老遠就快樂的飄着了。

老師，我來和妳睡。

我媽媽說可以，我爸爸也贊成。老師，我今晚和你睡。

高亮多跳過矮竹門，飛掉拖鞋，一衝

，就滾進椅子裏。紅紅的臉蛋濃密的眉，一雙小孩子的長腿長長的伸出來，不單止跑起來許多男孩被拋在後頭，就是椰子樹幾丈來高也爬得上。

裘艾霜笑了，火紅的蕃茄停在白齒間，厚厚的蕃茄肉甜進她的舌根裏。

28·9·89 星期四 夜

我還不致於那麼差勁的。

不是的，老師，媽媽說一個人這樣子突然間嚇到，嘴上不說怕，又沒有哭叫過，是很容易走散三魂的。你是不是只剩下七魄了？

高亮多一臉正經的坐直身子，蠻有一回事地說着，連額上冒出的汗珠也僵在那兒，圓鼓鼓的一滴垂垂欲墮。

裘艾霜看她一幅小大人的模樣，擰不住，把咬斷的一半蕃茄肉吐回掌心，展顏笑出聲音來。

妳當我怕死了嗎？

那是我的責任了。

高亮多鼓起腮幫子，有點受傷的不喜悅。她彷彿是抱着一種使命感來，非但不容排斥，就是輕言也是不行的。她一直認為這份工作是神聖的，因為將牽涉到裘艾霜的精神狀態。她為着自己能有機會跟許多人仰慕的對象同居一室而自傲，而在這層自傲中是不允許有輕微的抗拒的。因此一臉的嚴肅，說笑不得。

裘艾霜反而被她的神情弄得笑意難止。這些關心中的關心已到了飽和點，要怎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實力呢？她審視着高亮多認真的臉色，不禁舒了一口氣。

我當然歡迎你來跟我睡，但不必抱着打救我的戒備，說不定我還得替你蓋被呢。

高亮多從椅子上滑了下來，摔掉了背

上的小背包，嘴一歪，緊跟着火爆的笑聲就穿過屋瓦，散在四野。她是學校的精英，是課餘的玩伴；裘艾霜在課餘總會跟着她跑，上課時她卻跟着裘艾霜學習。優越的條件使她敢於親近自己敬愛的人。她有時發現自己胸口那股飽脹的情感壓抑得非常痛，就是對父親和母親也從來沒有這種感受；好像要裂了，擠得異常難堪。

老師，我們去看鳥，回頭到我家吃飯。媽媽煮了八珍藥燙鴨，一定要你去。

又是八珍藥燙鴨。謝謝你媽媽，我不去了。

高亮多額頭的汗全滾了下來。她聳起手臂一抹，衣袖就濕成一痕一痕的。

妳不去媽媽就罵死我，妳一定要去。

我總是去吃妳家的鴨，怪不好意思的。

做甚麼呢，反正鴨都是牛叔送的。牛叔昨天就送來兩隻，媽媽殺了一隻，另一隻拿來給那個佐那蹲的。

高亮多念佐那蹲時表情有點怪異。她的英文發音向來是很標準的，但這個名字卻是故意的咬音走調。裘艾霜將黑皮書合上，好奇得很。

那個佐那蹲是誰？

就是那個人囉。每一次來都要我們送東西給他。

做甚麼呢？

爸爸說這樣才會申到津貼。

裘艾霜明白了。口裏倒抽一口氣，心裏一勒。當真沒有想到呢，這麼僻遠的地方，手掌依然伸得到。她曾經見過一個椒農千辛萬苦的每年申請津貼，填表格費就花去五元，申到津貼時得從二百九十五元中交出九十元當咖啡鳥。還有更絕的就是，如果申請中的人不去領錢，負責人就隨便叫一個來代替，五五分賬法袋袋平安。她氣得呱呱叫，說寫信去告發這種人，但是

問題是沒有人肯出來做証，再說，這種事告發得完嗎？沒完沒了。裘艾霜心想明天要窒一窒那佐那蹲，但隨後又想到，如果得罪這種人，明年的津貼一律不發，遭殃的還是這群夠苦的貧農。

很氣。

做甚麼？

走，我們去看鳥。

穿過一個大柑園，玉米田就在陽光下鋪沿開去。高高的玉米花隨風捷擺，包包堅實的玉米從葉間努着嘴兒，柔膩的鬚就高翹起來。小時候最愛玩玉米鬚，一頭一頭的鬚，踮着腳尖小小手忙個不停，馬尾雙辮平裝齊齊上畫，等到吃的時候始終不明白爲甚麼玉米疏疏落落的長着幾粒小牙而已。走過玉米田，她的手就睡了過去，要繼續未了的夢。她喜歡將玉米削成粒粒金黃，滾進蛋湯裏保，條條的玉米鬚就煮水，天然的碱性有利尿健體的功用。

老師，你喜歡甚麼鳥？

老鷹？

爲甚麼呢？

高傲、冷靜、飛得高看得遠。

但是很殘忍。

甚麼東西不是呢？

小樹林就在下一個彎角，河就躺在樹林後的那片亞答叢裏。裘艾霜想着高亮多將會怎樣回答。她有時看到影片中的天鵝在地上飛奔一陣才騰空而上就會不期然地想起自己。這兒只是往後的日子中的一個驛站，還有許多里程碑要去超越。

30·9·89 星期六 夜

我喜歡貓頭鷹。有人說它是鬼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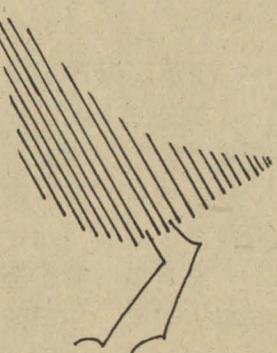
貓頭鷹也吃老鼠。

那不一樣，老鼠是壞東西。

壞東西也是東西。

裘艾霜撥開整叢高大的洋齒植物，走進叢草中，一腳跨上去。草莖在脚下沉去。高亮多緊跟在她身後。

這片草叢的後邊有一個平原，細細的軟草一床一床的將土地掩蓋。她們上次進林尋菇蕈發現的鳥窩就在矮草叢中，母鳥



在地上走動，褐褐色的身體，外形像貓頭鷹。高亮多是司空見慣，裘艾霜卻是破天荒，興奮得半死，躲在枯樹後看得夕陽下了版才摸着黑飛奔回去，預計好了要來看窩裏的小鳥才甘心。

沒有了。都飛走了。

高亮多高叫一聲，用腳去踢草堆。

我不信。不可能的。

她趕過去。草堆是那個草堆，窩是那個窩，四隻張着嘴巴的小鳥已不見踪影。她的心像突然被掏空一般，幾乎要被哭倒下來的衝勁征服了。

真難過，再也見不到了。

她拿着茅草與雜枝織成的窩，憐惜的望着幾粒乾糞。

老師，我們再去別處找找看。

高亮多覺察到氣氛不對，聲音也輕緩了下來。她看着裘艾霜怔怔的拿着鳥窩，心裏也難過起來。

再找到的也已經不一樣了。

怎麼會呢，同樣是那種鳥。

裘艾霜走到枯樹干旁，粉着五顏六色菇一路蔓延着生長開去，像有一股狂旺的生命力滋長在帽尖間。她攀到樹幹上，高高地站了起來。

沒有永恒，又不能擁有。曾經，也夠了。

老師，你說甚麼？

裘艾霜做了一個深呼吸，將憋在胸口的氣呼了出來，她低頭望着腳下的高亮多，出乎意外地笑了。

看，我就是一隻鳥。

她提一提短褲，手裏緊捉着鳥窩，身子一矮就跳了下來。高亮多看着她突變的情緒，感到一點的驚奇，隨後才大笑。

你不能笑我。

裘艾霜一手叉腰，做狀般皺起眉頭。

第一，我沒有跌倒，第二，我沒有看到鳥。

高亮多一聽，反而笑得更加大聲，整個小草原都是她清清亮亮的童音，嗡嗡作響。裘艾霜並不介意，但還是忍着不笑出聲音來。她已忘記了自己該扮演的角色。一走入林中，她就回復了本來的自己，完全沒有裝扮成一副高不可攀的模樣，雖然工作的環境會無形中使人變得嚴肅起來，因爲要以身作則，要墨守成規。

1·10·89 星期日 夜

她脫了拖鞋，允許草尖和苔蘚吃着她的腳趾，麻雀在矮樹間穿梭，野鴿停在枝頭。

我應該把畫紙帶來的。還有顏色。

遠處的天正調整裝束，把四野刷上光彩，那是一幅最原始的版畫，在日頭下以

浮雲來演繹它的宏偉。她們仰着臉，默默地注視着層層疊疊的流雲。

看天看多了，連夢裏都會出現仙子。

你信嗎？

信。

爲甚麼呢？

我常做這樣的夢。有時還會夢見騎着馬的勇士，打得一層一層的雲就摔下來。

裘艾霜蠻有同感的點頭微笑。有一段日子非常愛睡覺，爲的就是要入夢，夢裏的天色永遠是那麼繽紛，永遠是那麼的善變。而那段日子，那段繽紛和試圖以文字來演繹的事蹟，因被記憶的磨損，只餘漫漶的慘象和疑惑不豫的心。

2·10·89 星期一 夜

她忘神的摩挲着鳥窩，目光卻已深嵌進厚雲裏。那年幾歲已不復憶起，只記得某夜穿盔披甲持槍騎馬的天兵天將紛紛擾擾的碎了她的夢，一道金光似箭般空射進沒有設防的腦門子，只感到切腦的痛，此後就怎也夢不到變臉的天，着實傷心了好一陣子。隔着太長的時間沒有仔細的觀望，她竟愕然發現天卻是那麼的低，低得可以伸出手掬一把輕雲，化糖，甜齒。

3·10·89 星期二 夜

蔚鬱的田野在天腳下形成一個微彎，守護着一地的生靈活物，供濟着滿土的馨香；大朵大朵的碗葉花鮮黃了整片綠蔭。她們循着另一頭田園踏草而行，一路驚動了雜草層中的鮮色艷體的鳥，有時整群突然飛起，暗暗的倒被嚇了一懼，及至回頭看時，身影已溶進濃濃的天色裏，陰陰的一背黑。

裘艾霜知道，再轉一個彎就是一個菜園，一畦畦的菜豆攀在瘦樹枝身上，掛滿了一雙一雙青綠的筷子。就在她們要破草

而出的時候，怒吼聲倏地彈起，初時還以為是雀鳥振翼凌空過升，後來才辨出是人聲。異於尋常的，卻是在急速的音響中有極度的反抗和嘲諷急辯。

我老婆肯嫁我你們一個個就不甘願是不是？不甘願她又替我生孩子又是教書的。我早就知道你們的心了。

你還敢說呀你，弄到人家不瘋不癲的，你這死人不知道羞恥，我們可是丟不起這種臉的。現在又想來一單！

誰敢說我弄的？是怎樣？
是怎樣？哼！

撥開草尖張望的眼點燃着驚惶的神色，就連呼吸也放慢了，放不出一點氣息來。高亮多用手指壓向裘艾霜微蹲的大腿，使她沙地坐進草裏。不是那猛然出現的手壓得過重，而是那冷，颼颼的邇進肺泡裏，使她正變化着的情緒失了防備；若是沒胆，一驚，膽固醇也有了。

是爸爸。

裘艾霜自己爬起來，既好氣又可笑。好奇心委實太大了，明知偷窺是不該的，卻仍然從枝葉間望出來。

你敢動裘老師，就給你好看。上次要不是你老媽哭死哭活的，看你還有今天。

你有本事動我，你這矮子有本事動我。告訴你，我忍着這口氣夠久了，一點風吹草動就指着我的牌，今天當面給你說清，我可不是好惹的。

那你就滾遠一點，不要動歪腦子。要是引了衆怒，包你沒地方站。

4·10·89 星期三 夜

從葉縫中望將出去，只看到高定度吊梢着的半邊臉頰，肌肉繃得緊緊的憤怒和紅色的網狀鴨舌帽的框緊緊地束着粗硬的

髮，那背向着叢草的身影，是一件花不棧登的印尼染布。

就在眼皮對眼皮相交的短暫裏，天空下對質的男性獸族突以另一種方式來發洩各自的怨懟；高定度的左肩膊冷不防吃了一個悶拳，噗地砍進左心室裏，還來不及痛，平扁的腹也跟着挨了一腳，足下一個不穩，仰頭就向後倒，壓翻了一枝樹枝，整排菜豆就跟着斜向地面。

裘艾霜經過剛剛一坐，拉滿的神經得到適度的鬆懈，因此看得異常仔細。在高亮多還驚醉在野性的交手中，她的鳥窩往地下一攢，砉地霍然躍起，雙手尚來不及掃開草尖，人就已衝到菜園中。

她張出雙掌，十根手指卻全往上翹，只好屈起指頭，似爪，以尖而圓的指甲飛撲進色顏雜錯的衣服裏；那指尖硬如齒，深咬進衣層裏，沙嗒啦從肩起拉出幾道痕口，撕裂了棉絮絮的單衣和皮，順勢一推，把魁梧的高個子向旁推翻了個筋斗，那用盡氣力要一拳飛去的手落了空，沉硬硬的跌坐在泥地上，而那頂永遠箍着半粒頭顱的紅色罔狀鴨舌帽竟戲劇性地飛起，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才戴在草頭上。

裘艾霜先自發了怔。

一條胖胖的蜈蚣似的褐色疤痕吃掉頭頂的髮，楚河漢界的瓜分了兩邊毛髮的地盤，眉下的兩粒眼睛紛射出驚悸與含憲的閃光，灼了裘艾霜。她橫掃一眼高定度，



那矮個兒彎得越發像一隻蝦，而一股熱熱的氣流正從滾跳的心崩裂而出，傾瀉不止，匯成一江硬冷的穩當；拳頭握緊了，原本柔軟的臂肌堅固成兩道圓實實的滾筒，泛着亮光。她的眉目臉像被刀削刻過一般的剔透，風一陣過，用絲巾繫着的一大把拂塵似的黑髮卻紋風不動，定定地貼着柔滑的後頸肉。

高亮多楞怔怔的望着她高俏的身材，好像突然從土地上長高一般，有點不可思議的，高高的站着。

5·10·89 星期四 夜

高定度原閉着眼，全身被痛的控訴鎖緊而仍需等着下一個撞擊，怎也沒想到還能躲過一次浩劫，想來真像電影。他半躺在菜豆的藤葉間，幾乎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地瞪視着當前的情景。

6·10·89 星期五 午

賴頭的白臉變得異常的紅，在肉與肉間相擠出一痕白的白一痕紅的紅，憤怒到了極點而衝出盲點，變成猥瑣的一片惘然。飛掉帽子的恐慌和突見裘艾霜的羞澀成了正比例，使得一躍而未躍成的半蹲僵在足底，潑辣辣的針痛從背部伸擴到齒尖。

他憎恨裘艾霜，憎恨一切可以提醒他「曾經有過」的任何事物，就是一隻躺在樹蔭下睡熟的狗，他也會厭惡地踢它一腳。潛意識的，他伸出大掌企圖將頭上的疤掩蓋，失去了帽子就像手錶被剝去了層金漆，露出灰暗的殘鐵。

那次組織下了一道命令，要漏夜洗劫木山營，沒想對方這次早有所備，乘着星光月光亮起刀晃晃，一個失察頭頂就成了花園，開出點點金花。組織裏怕露了陣腳，一狠心，粗綫銹針的給他大步大步的連起綉花枕似的封了口，都說給他一個美人

終吧，他卻硬挺挺的活了過來。自此心變冷了，只在籌思玄秘的事時才迴轉。

他盡力遏抑着跳起來的拳來腳往的誘惑，僵硬着肌體的分秒搏得愈久就愈沒法子起身，彷彿有一粒磁鐵搭拉着腳身，竟然跟放蛇入牆洞的那種陰陰的喜悅起了極大的衝突，而這種衝突有太多的自欺。

在裘艾霜剛勁的氣魄下，賴頭耷拉着腦袋，定定地望進草頭裏。他一直以為時間可以蝕解人們的記憶，因為最起碼，在許多場合裏他是被容納為一分子的。然而，終究是怙惡不悛，事情一鬧出，確實是沒有法子抹煞的。

他不能望進那雙清澄的黑眸裏，就是連自己背部的傷口也被那道目光吃得進骨而痛得有點超過負荷度。一個縱身，他搶過了草頭的帽子，寒顫顫的轉了幾轉才往頭上一套，箍着頭顱急步跨遠。

裘艾霜一直看着他的姿勢，及見他從怪異的低頭默視中霍然縱起，才顫巍巍的踏後一步，才發現自己正殼觫得交關，刷破了一道血痕子的手背也不覺得痛。及至那頂紅色的網狀鴨舌帽消失在田野間才醒轉自己也無法詮釋的行為，只知道賴頭的每一拳就像春在自己的肉上一樣的痛，是必須要加以禁止的。然而這場活動的佈景謝幕得太早了，她還未瞭解到自己其實將要考驗的是甚麼，因此，倒是真的吹了一口氣，冷得鼻尖也寒了。

高亮多被裘艾霜幾近英雄色彩的行動儀服，看她在土地上佇立，有一股凜然之氣，呆了好一陣子才飛奔到菜豆畦，抓緊父親抖動且同樣冰冷的手。

誰也沒開口。四野闊然。

田野盡頭的小村子上空，雲烟氤氳。一群野鳥聒噪着飛過，吁地漸飛漸遠。

天色就昏了。7·10·89 星期六 夜

4

她一夜沒睡好。

自昨夜凜冽的精神擾亂到午後的驚魂，情緒的波動度超越了融和點，紛紛擾擾的牽惱；就因為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經歷，所以一切都深嵌進每一公厘的意識裏，曾經，所以，隨着而來的感覺就控制着她的心緒，心就越發得沉重起來了。

她從棉被裏抽出右手，在昏黃的燈光下清醒地望着指甲，感覺上每一個指甲彎裏都窩着一泡血絲，就以拇指甲挿進每一個指甲彎裏，彈出一聲「波」。

高亮多抱着抱枕，弓起身子睡得正甜，宛似一隻貓，阿肥。母親總是怪嗔她跟貓睡，但她可不理會，每夜貓暖暖的身子熟睡在身側，那麼的安祥舒泰時，她就會滿足的甜笑，睡到半夜手自然的伸過去一摸，暖暖的一團軟時就會繼續睡下去。若不，就會睡眠中斷。

她輕輕的掀開棉被，看見高亮多被還蓋得好好的，正想起身，才發現高亮多把她闊大的睡衣壓住，抽身不得。她不想驚醒呼吸均勻的小女孩，只好一粒扭扣一粒扭扣的開了一條路，輕巧的金衣脫體，晶瑩的柔滑突的亮了昏室，切開夜的擴聚。

是個周末的清晨，天還濛着一張臉，稚氣仍未脫，淡紅的粉底輕刷着，須臾之間就上了濃粧。濃濃的艷了半角臉。

8·10·89 星期六 早

她取出蜂蜜瓶，黏黏的香甜了唇齒，一路香甜到空胃裏。村裏常發現蜜蜂窩，取蜜的人拿着火把去燒，煮出來的就是一瓶又一瓶的花魂。徐久仁曾說蜜蜂為了製造出一茶匙的蜂蜜，必須進行四千兩百次的採蜜之旅。而每一次的採蜜之旅，往往

拜訪超過一千朵花。她每周吞蜜入腹時都會想到纖腰的蜜蜂，又不知吻在哪一朵花上。

老師，我回去一下。

高亮多擦着雙眼，有點不好意思地遮着未洗的臉。裘貳霜點點頭，微笑着目送她走過被陽光鋪滿的小徑，雙手依舊不停地整理着鐵罐的野花，白底紫花的碎花裙子輕垂到足踝，一齊爭艷。她從林裏移植了許多草草花花，整個院子長滿了叫不出名字的草木植物和幾棵喬木與灌木，綠了滿眼，也引得雀鳥低飛，蜂來蝶往。父親進入院子，就戲稱她似個大地之母，滋養衆多。她聽了大笑，驚起枝葉間的雀鳥，紛紛離巢，拍拍拍的飛過，煞是壯觀。

裘貳霜站在竹籬旁研究着野火鳳凰的葉脉，正回頭，就望見晨陽下飛奔而來的江朝，粗壯的兩條長腿咚咚地響起一路的木板，一不留神就會踏進爛泥裏。裘貳霜訝異着，正想開口問，就聽到江朝的聲音急促地拋了過來。

老師老師。

裘貳霜聽着就像他在叫老鼠老鼠，又像老書老書，就沒應腔。

老師，牛叔的鴨不見了。

不見了？

8·10·89 星期六 夜

江朝滿額大汗，雙頰通紅，顯然是心裏火熱的焦急噴湧到皮膚組裏，化成滴漏成溪的汗。

牛叔剛才去餵鴨才發現都沒有了，現在正要去找。你也去嗎？

裘貳霜沒應腔，倒是一顆心被江朝的緊張感染到，未舉步就覺得腳的沉重，宛如心已下沉。她轉身衝進曬台邊，拉下了草帽就走，在踏上梯級時才想起大門還大

開着，忙又奔回去把門拉上。江朝早已先走了。

鴨寮建在田笆角落，有一條小溪通到鴨圈的小池塘。每日每夜，鴨都跳進水裏伸着脖子縮着脖子的搖來搖去，一雙眼睛永遠是那麼的明亮快樂。她到過鴨寮多次，每次都被清一色的鴨群搞糊塗，數了一隻又一隻，總是數不清數不完，也每次都被鴨的眼神傷到；那麼自在那麼快樂，心裏就稱那些割斷鴨喉的人為「快樂的劔子手」。

她趕到的時候，沒有呷呷呷沒有鴨。叢林的深處已尋遍，田笆的雜草被推倒，五百隻鴨的擁擠化成一地爛泥的寂靜。牛笨和附近幾戶人家從四圍的園地掃起，鴨沒掃到，倒是把爛泥巴和着失望的汙水塗在臉上。

裘貳霜沒敢望向牛笨，那是令人心折的神色，只看一眼就會被困擾一天。她仔細的掃視着鐵絲網，那是牢固地釘進泥地裏，池塘的水黃黃濁濁地平着一張臉，一道細細的水道流進溪裏。她望着小溪，念頭正慢慢地成形，剛要開口就聽到牛笨大喊起來。

河！河！

每個愁眉不展的人都象注入了發粉，脹圓圓的興奮着一張臉皮，且泛起了一層亮光。一時間人群四面奔散，都沿着小路往自己停泊小舟的亞答頭衝去。

裘貳霜提起裙腳抓緊帽沿，跟着牛笨的背影奔去。遠遠的只見牛笨一縱就跌入小舟，河水盪了幾盪，摩哆聲即刻響起。她趕到岸邊，沒命的向下一跳，還未定一定神，小舟就似箭一般飛射出去，濺起老高的水花。

裘貳霜閉起眼直喘好安撫猛躍的心，一方面也是不敢看幾乎跟舟沿平行的衆水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跟着來，只一心想着多一個人在，鴨可能會更快找到。再說，心裏也會比較舒服，因為可以看着事情的變化。是以心一安定下來之後，她就興奮的望着倒退如飛的叢林。

10·10·89 星期二 夜

牛笨的呼吸急促，消化在摩哆聲中的是激昂的情緒。他盡量避免投射裘貳霜的張力，眼睛忙碌的掃過河面，一心只盼着河面能浮起白影，那是他的全付心血。而日子除了交給他一把年紀之外，並不會允諾過甚麼，就連那片水田被填上黑土後也不會答應過甚麼；甜柑的產量日愈減少，泥蝦把成片成片的泥土侵蝕成無法耕植的荒地，他不是沒有隱憂的。

靠河的那塊地，都是窟窿。

看來是要想辦法對付那些泥蝦了。

我想過了，靠鴨子來啄牠們，或許會有幫助。

你先試一試吧。

大片的河風挾面潑來，裘貳霜一手壓住亂飛的髮，一手抓着草帽。帽沿束着的一個蝴蝶結和彩帶也飄得老高。她的臉色紅潤，雙眼散射出火亮的光彩。是很明顯地興奮着，神色之中沒有絲毫矯做的不安，彷彿這只是一次很有趣的河面行旅，在每一個彎角的前頭都有不可測的莫名待發掘，是以連笑容都暖着緊緊的好奇。

牛笨驚覺自己被她悠然的神情憾動，有好一會兒忘了去注意河面上的情景，反而濃濃地望着她的舉止，滑膩的手背劃過一道口子正粉紅着，傷的人不見痛，看着的人倒覺得了。

喲呼！鴨！

23·10·89 星期一 早



裘艾霜歡呼着站起，飛行的舢舨突然受到震動而上下拋跌，浪頭也猛的撞高了。她一個站立不穩，向前衝了一步，才發現裙腳已被潑濕，望一眼牛笨，只見驚訝和擔憂明晰的狙擊着他。

鴨子在前面。

你小心坐好。

鴨子就在前面呀。

你小心坐好，我看到了。

他真擔心她栽進水裏，漫漫長河是一匹匿藏殺機的流線型滔水，對不諳水性的人來說是刺刀邊緣的毛毛蟲，食的不是草。他滿心感激她的作伴，轉頭望身後的退水和衆舟，非常踏實地微笑了。

他停止了摩哆的操作，小舟就緩緩的漂浮在河面上，冷青青的一彎衆水微泛粼波，把樹影散盪成拼圖遊戲似的小紙片，耳中聽到的是遠處的摩哆聲和鴨子充滿愉悅的呷、呷、呷。

我把船划過去。

牛笨舉起槳，一槳一槳的切開一條水路，向着鴨群移進。後面漸行漸近的摩哆聲侵擾了鴨子的詳寧，忽然驚起，都拍着翅膀伸長身子尖着腳蹼，在水面上踏着步子。裘艾霜兩手撥着舟沿的水，很想起身換個位子，不必面對着牛笨的尷尬，又怕舟子的不勝負荷，只忍着轉半個身子，興奮地望着白絮絮的鴨群。

她一向少跟他交談，彷彿可說的話都可從一個動作之中譚盡，不該說的話就索性不說，因此緘默的時候多，高談闊論的

機會少；只有唯一的一次，父親跟他在院子裏深談，她依着番石榴滑溜的樹身肆無忌憚的驚異他的觀感，慨嘆他早夭的抱負，激賞他堅韌的生命力。她始終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主宰自己的命運的特權，問題是在於對生命的覺醒度與認知度的差異。她揮着草帽，跟鴨子打起招呼。

看來鴨子都在一塊兒哪。

鴨是很合群的。

我們到下一個彎口，把牠們趕回去？

是呀，我要去找一根長木棍。

牛笨說着就把小舟滑向亞答頭，攀着樹枝就上了岸。裘艾霜坐在微微擺動的舟子裏望着遼闊的河面，才慢慢鈍鈍地感到懼怕，毛毛的搔着她的心。

許多舟子都加入了趕鴨的行列，男人們運起健壯的臂肌揮着長竿。小孩子則學鴨叫，嘻笑聲掩過了水的嘩啦。裘艾霜戴起草帽，陽光停留在帽沿，靜靜地甜笑着。牛笨紮起馬步，穩穩當當的指揮大局，一隻隻白鴨子聽命，大搖大擺地逆水划潑着前進，眼裏聚積的是快樂的基因，辣哄哄的滾了滿河的熱鬧，一片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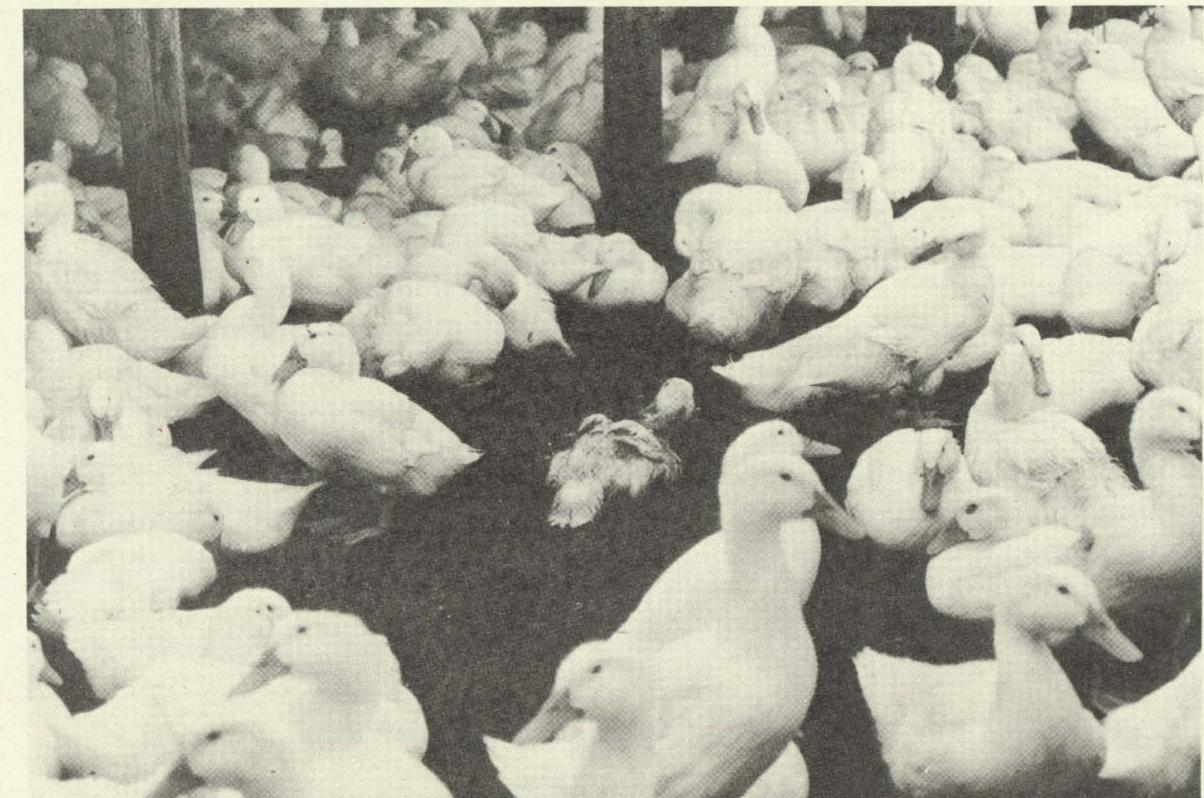
24·10·89 星期二 早

傍晚時江朝牽着一隻小猴來叫她去吃飯，她的鍋裏正煲着一小節一小節的甘蔗，膩膩的香甜甜住了空氣，忍不住要多呼吸幾口。江朝皺着鼻子閉上眼深深的吸氣，她一句話也不說，拿了碗子就去把煲得正夠火候的棕色甘蔗水倒了滿滿的芬香，欣悅的望着熱熱的甜燙着江朝的嘴。

老師真好喝。

老師不好喝，甘蔗水才好喝。

兩人都笑了起來。她再注入一瓶水，重新煲過，並不為喝不到頭輪而惋惜。



到了江家，打風的煤油燈正哧哧地亮着整個屋角，她在門外見到牛笨，赤着膊子，粉紅的皮膚越發得紅，正扭手上大綑的衣服，嗒啦着往下滴的也不知是汗還是水。她只細細聲的打了個招呼就一腳跨進門裏，沒想到屋裏一大桌人，正用方言談得興起，香烟的紅唇閃着光，蒙着頭頂的是一大片烟霧，看起來十分不真實。

她在片刻靜默裏被帶進較寬敞的廳堂，飯菜即刻上座。她望着每一個碗裏的肉塊，黑黑的浮在黑黑的湯汁裏，就有一種飽脹感，但還是禮貌性地吃完送到飯碗裏的每一塊。

飯後她穿過幽暗的走道，踮着腳尖避免地上的黏滑，慢慢的漱口。她向來有一

個習慣，不論是刷牙或漱口，總會閉上眼睛，彷彿只有這樣才會把牙齒刷干淨，就在她仰着頭翻轉着口裏的水，眼睛意外的張了開來，然後。

那夜的破碎刷成一種名叫驚懼的實物，和着口裏的水猛灌進喉裏，還來不及逃奔出去，胃裏的東西就被勾了出來，嘔得心口發疼，淚水直湧，這淚也來得奇怪，已分不清是嘔得痛苦而下淚抑或心傷得哭了。

裘艾霜終於，哭了。

掛在窗旁的蛇皮與頸上的頭上的眼的銳光，青冷了整個 □□□□□□□。

24·10·89 星期二 午

新書介紹

杜鵑花開着

郝毅民著

蕉風文叢

每本馬幣六元

郵購請寄：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